



馬鞍峰教會被逐之女牧師風波

人類威脅？福音助手？真理契機？——關於當紅炸子雞AI

人生意義何在？——面對達爾文、尼采、佛洛伊德的挑戰

“煩”人三部曲——攀過相愛相殺的母女矛盾

戰亂廢墟中的青青綠草——一位重度抑鬱患者對前生今世的感悟

目錄

CONTENTS

編者的話

01 天國下的新世界/小柒

透視篇

時代廣場

02 人類威脅？福音助手？真理契機？——關於當紅炸子雞AI/黃雅格

在現今AI的大環境下，透明度、準確性和倫理責任，更是基督徒作鹽作光的根本。



07 人生意義何在？——面對達爾文、尼采、佛洛伊德的挑戰/陳世賢

我們是否經得起他們的信仰詰問？我的人生是否有從上帝領受的目的？

流行文化

11 身而為母親，是一帖孤味？/王敏俐

作為一個母親，如果我只能留下一個“執著”在孩子的生命之中，我想留下什麼呢？

13 時裝，夢，和永恆——回眸廢墟中創建傳奇的迪奧/徐意蓉

織夢人迪奧先生編織的，果然只是夢境——馬格麗特公主可以穿上美夢，但終究有夢醒時分。

生活與信仰

16 “煩”人三部曲——攀過相愛相殺的母女矛盾/羅以

我們母女之間，會從挑眉瞪眼的辯理，到口不擇言的罵娘，到抓撓撕咬的動手，最後是女兒摔門進房間的隔絕……

事奉篇

教會論壇

20 馬鞍峰教會被逐之女牧師風波/趙炳林

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一切事上要有愛心。



26 變，還是不變？/賽啞

他們希望什麼都不要改變，但對於我們教會而言，處境的改變已然發生，不管大家願不願意正視。

跨代牧養

30 公義與靈命塑造——與亞裔青年共創教會的明天/寧政

年輕人離開教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看見教會和他們所面臨的世界脫節。

宣教**34 主啊!我心愛你——憶趙君影牧師/許萬常**

我眼流淚,我心破碎,主啊,我心愛你!或遭敵對,或遇誤會,主啊,我心愛你!

36 得未得之地——從約書亞到佛龕被拆/盧潔香

院長說,他一直在尋找神,一位真正能夠幫助柬埔寨人的神。

牧者心**42 真正的聖誕精神/受教舌**

耶穌不是來搶走我的快樂,而是賜給我真正的大喜樂。

成長篇**古今人物****38 19世紀的公共神學實踐者——你所不知道的芬妮·克羅斯比/王星然**

芬妮並不完美:她是生命鬥士、信心巨人,但她也是平凡如你我的罪人。

聖經信息**43 末世雙城——新耶路撒冷和巴比倫/吳獻章**

末世的人必須做出選擇:跟從羔羊或獸,成為新婦或淫婦,最後住榮耀的新城或淪亡的巴比倫!

好書選介**48 到底有沒有一位良善的上帝?——與《一千次感謝》面對生命的醜陋、破碎、死亡/美歌**

“爸……”想到不久前,我還同他說話,如今他卻不在了,眼淚湧了出來。

見證**52 “我醉了”——寫在感恩節/蝸牛**

誰知交警卻把我叫過去,告知我涉嫌交通肇事逃逸,駕駛本要被扣留,讓我回去等1個星期。

55 戰亂廢墟中的青青綠草——一位重度抑鬱患者對前生今世的感悟/范漢威

而當時的我,心底沒有一絲慾望,活著和死了並沒有區別。

59 致老么的遺書/傲潔

為此,媽媽必須讓位,做你忠心的守望者,為你祈禱,求天父親自帶領你。

封三 夕陽下的木屋/拙岩

第102期 | 2023年11月 | Issue 102 | Nov 2023

主 編 談妮

執行編輯 小柒

文字編輯 蔡越

美術編輯 鄭惠萍

編輯助理 劉鳳、以太

出版者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電話

(310) 328-8200

傳真

(310) 328-8207

網址

www.oc.org

電郵

editorial@oc.org (投稿)

order@oc.org (索閱)

-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其立場不一定代表本刊。
-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 若需本刊索閱單,請複印本期第63頁。



天國下的新世界

文 小柒

最近，BH讀書會完成了對《在耶魯上神學課》的閱讀。除了沃弗的精彩論述外，此書的總序也引起我的注意：

“在21世紀，耶穌會透過哪些平凡無奇的日常事物來教導國度呢？如何在理所當然的事上，給我們一種全然不同的視野？是藉由咖啡豆、烤番薯……iPad、五月天……NBA、Google……看到新的可能，發現屬天的意義……”

“耶穌所教導的國度，是一種腳踏實地的生活方式，卻是建基於對日常事物的新想像和新看見。”

同樣，今天的我們要如何傳遞、教導和參與上帝的國度，並給日常世界帶來新想像和新看見呢？

面對時代，我們思考：“基督徒需要學習如何正確地使用AI，尤其是如何善用提示工程，也就是引導AI模型生成期望輸出的技術”（《人類威脅？福音助手？真理契機？——關於當紅炸子雞AI》）。我們也追問：《人生意義何在？——面對達爾文、尼采、佛洛伊德的挑戰》，我們是否經得起信仰詰問？人生是否真有從上帝領受的目的？

在議論紛紛的《馬鞍峰教會被逐之女牧師風波》中，我們探討如何帶著基督的愛，在真理中合一且有自由？同時，臨到一些尖銳的衝突，我們也不得不面對《變，還是不變？》的抉擇，叩問在時代的浪潮中，教會如何才能更好地堅守和更新？

進入日常生活中，又該如何處理相愛相殺的母女矛盾：“我們母女之間，會從挑眉瞪眼的辯理，到口不擇言的罵娘，到抓撓撕咬的動手，最後是女兒摔門進房間的隔絕”（《“煩”人三部曲——攀過相愛相殺的母女矛盾》）。

然後，我們再欣逢年底的“感恩節”：《“我醉了”——寫在感恩節》和“聖誕節”：《真正的聖誕精神》……

盼望這些文字可以帶來一種有異於世俗潮流的國度新視野，激發出新世界的想像、行動和盼望，使我們在這個時代中謙卑且務實地效法基督。ocm

人類威脅？福音助手？真理契機？

——關於當紅炸子雞AI

文 黃雅格

AI發展劃時代的一年

2023年5月29日上午11點臺北時間，亞洲最大的IT工業展Computex揭開了序幕，由英偉達（NVIDIA，又譯輝達）之首席執行官黃仁勳作主題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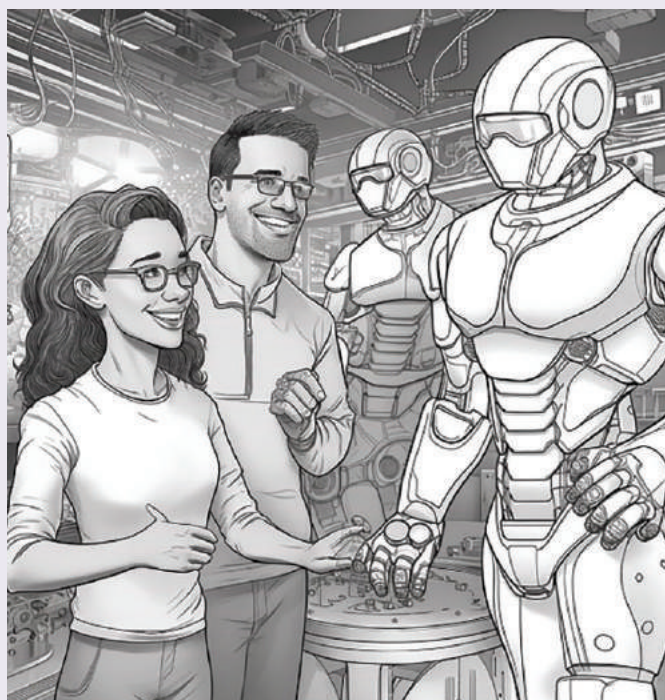
在此會議中，黃報告了多項GPU（圖像計算處理器，又稱顯卡）的進步與在AI上的應用，還讓AI生成一首臺灣風味的英偉達宣傳歌曲。

報告的重點，是“生成型AI和加速計算機的時代正在來臨”——突破了摩爾定律（Moore's Law）的限制：過去，每兩年芯片上的元件密度加倍，對CPU中央計算器來說，可能已經飽和了；而根據黃氏定律（Huang's Law），GPU的性能，在過去10年增長了100萬倍，約每5年增強1000倍！（註1）

當今GPU的突飛猛進，如英偉達Nvidia或超微（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縮寫AMD）的GPU，正是能將AI從無用的廢文產生器，發展到實際有用工具的主要關鍵。因此英偉達成為第一家在2023年5月30日市值達萬億美元的芯片設計公司。

與此同時，2022年11月30日和2023年3月14日，也是在AI軟件科技界的兩個主要日子。

就在這兩個具標誌性的日子，ChatGPT3.5與GPT4的AI軟件系統相繼問世，其能力令人驚悚：AI居然可以用超過20種自然語言流利的對話，相互翻譯，可以回答許多相當廣泛知識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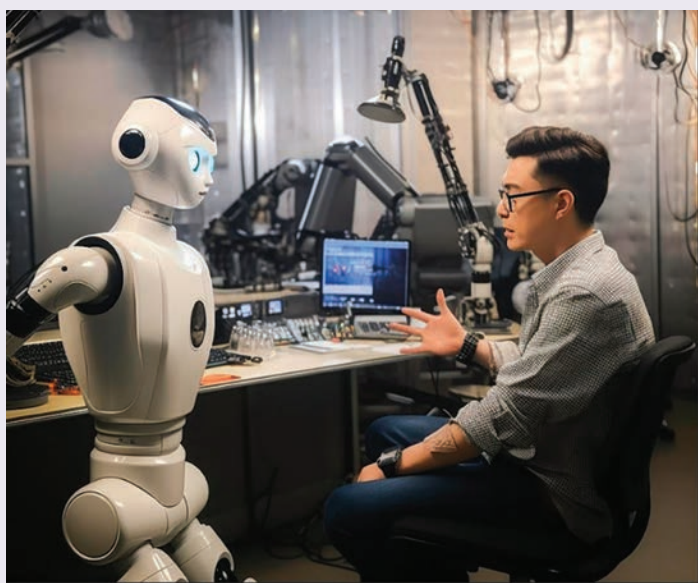
的問題，可以根據提示的題目寫出短文，寫相當不錯的英文十四行詩與中文詩，甚至可以理解一些一語雙關的笑話。

在語音識別方面，AI已經相當成熟可以實用，譬如將一篇視頻送入Maestra的AI軟件網站，它可以在幾分鐘之間產生全稿，配上字幕。而產生的文字稿可以再輸入到ChatGPT，整理出大綱與關鍵字，作為網絡搜索的索引。

而另一方面，在圖像識別與圖像產生也有長足的進步。用MidJourney的軟件，只要以文字輸入提示，即可產生非常傳神的圖像。

英偉達在自己的年度技術研討會上，也展現了如何以AI捕捉黃仁勳先生的立體3D影像，並模擬他的語音，再AI合成他在研討會的主題演說，他只是提供講稿而已……此外，AI甚至可以寫出相當不錯的電腦程序。

因此，若說2023年是AI發展劃時代的一年，一點都不誇張；因著AI的跳躍式的進展，若預估此AI進展將會引起整個社會的變革，也不為過。



到底啥是AI?

所謂人工智能(AI)，其實是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著重創建能夠模仿人類智能的機器和軟件，包括學習、推理、解決問題、感知和語言理解等等。

AI系統可大致分為兩類：**1. 狹義AI**——設計用於執行特定任務(如面部識別或互聯網搜索)。**2. 通用AI**——可以執行人類能夠完成的任何智力任務。

此外，人工智能(AI)還包含多個子領域：

機器學習(ML)

為一種資料分析方法，可以自動建立分析模型。它使計算機能夠在沒有明確程序設計的情況下找到隱藏的現象。如推薦系統(比如亞馬遜推薦商品、臉書推薦帖文)、欺詐檢測以及預測客戶行為。

自然語言處理(NLP)

讓計算機和人類語言交流，使計算機能夠理解、解釋和生成人類語言。NLP應用於語音助手(Siri, Alexa)、翻譯服務和情感分析等。

計算機視覺

使計算機理解和解釋視覺世界。它被用於人臉識別系統、自動駕駛汽車、圖像編輯軟件以及醫學影像分析。

機器人學

設計、構造和使用機器人來與物理世界互動。機器人用於製造業、醫療保健(手術機器人)、災難應對以及家庭任務(如Roomba吸塵器)。

專家系統

模仿人類專家決策能力的電腦系統(資料根據，則是來自人類專家提供的大量專業知識與規律)。它們被用於諸如醫療診斷、財務規劃和天氣預報等複雜的問題解決。

語音辨識

教授機器理解和解釋人類的語音。它應用在語音啟動的虛擬助手、轉錄服務以及客戶服務機器人等。

人工神經網路和深度學習

人工神經網路，是一種受人腦神經元啟發的計算模型，通過分層互聯的人工神經元來處理複雜資料。而深度學習，是指它使用許多層人工神經網路，來建模和理解資料集中的複雜模式。它們應用在圖像和語音辨識、自然語言處理，以及其他需要解釋複雜、非結構化資料的任務上。

根據我自2022年11月以來使用GPT經驗，知道如果使用者自己胸有成竹，博覽群筴，是可以將大量引用的文本與資料輸入GPT，讓AI來節要、整合，寫出文本。我甚至用GPT-4產生約14萬字的全套課程，而且每一段都會引用聖經與文獻出處。這的確可以作為很有效的工具。

LLMs。其工作原理是基於前面詞語的上下文(context)，用機率來計算和預測句子中的下一個詞。這是通過一種轉換器(Transformer)的機器學習模型實現的。這種模型在做出預測時，可以考慮到詞與詞之間的長期依賴關係。

GPT的原意，就是“基於轉換器的生成式預訓練模型”(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訓練LLM，需要將大量的文本數據輸入模型，它會根據在這些數據中觀察到的模式，預測序列中的下一個詞。隨著時間的推移，模型能夠生成與輸入相關信息，模擬人寫的文本。

不過，ChatGPT這樣的LLMs，卻不能替代網絡瀏覽器的搜索或人工作更深入的研究，原因是：

1. 缺乏實時知識

LLMs是在靜態數據集上訓練的，沒有能力獲取或理解實時信息。例如，如果你問GPT關於當前的天氣或最近的新聞事件，它將無法提供準確的信息，因為它沒有連接到互聯網或實時更新。

另一方面，網絡瀏覽器允許你訪問互聯網上最新的信息。雖然在2023年5月24日出的更新版GPT，可以選項用微軟的Bing來及時搜索網絡，但是由於時間限制，往往僅僅搜索一、兩個網站，資料很不完整。

2. 生成不準確信息的風險

誠然，LLMs可以生成像人寫的文本，但它們有時會產生錯誤、“幻想”、甚至誤導性的信息。這是因為它們基於在訓練大數據中極端壓縮的資料來生成回應，而不是基於已驗證的事實或更新的信息。因此，如果沒有內存的數據，它會借用相關類似的資料來編織回答，只是以機率計算出來的結果而已。



大型語言模型的嚴重缺點

但是，AI應用的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簡稱 LLM。註2)，也有它嚴重的缺點。

從Chat-GPT1.0到目前的GPT-4多模式輸入系統，主要是一種以人工神經網絡發展出來的

3. 不存在理解或自我意識

LLMs實際上並不理解它們生成的文本。它們只是根據在訓練過程中學習到的模式，用機率預測下一個最可能的詞。它們沒有信念、觀點或意識。

4. 數據中的偏見

LLMs可能會反映並放大訓練數據中存在的偏見，這可能導致生成帶著偏見或有害的內容。大數據通常來源於互聯網，因此，它們可以反映這些數據集中存在的多樣性、複雜性，也包括不準確性和偏見，因為輸出的有時可能包含錯誤或傳播錯誤信息，包括假新聞。

然而，人類卻可以以批判性思維、區分偏見和無偏見信息的能力，來做深入的研究，而這是目前LLMs無法做到的。特別是LLM的中文訓練數據量遠不如英文的，因此其品質有很大的限制！若能以英文提示，英文回答，最後再翻譯為中文，往往比較準確。

5. 無法評估來源

進行研究時，評估信息來源的可信度和可靠性非常重要。但LLMs無法評估它們在訓練中所使用的信息的質量或可靠性。

真假信息難辨黃仁勳

因為英偉達的成功，在中文網絡上就流傳著許多黃仁勳先生的奮鬥故事，有真有假。有些網紅博主甚至聲稱黃先生年輕時是不良少年，在泰國的不良少年學校成長。

我也嘗試著詢問GPT，卻因為它引用資料的混雜，甚至編造出假信息，諸如：

“黃仁勳的父母並不是早年來美的。他們在黃

仁勳很小的時候就離婚了……被母親單獨撫養……在臺灣，直到黃仁勳小學畢業時，他的母親決定把他送到泰國的一所寄宿學校……在高中畢業後選擇來到美國，並在俄勒岡州的一所高中完成了最後一年的學習。”（讀者可對照維基資料。編註）

其實黃先生父母健在，從未離婚且恩愛持恆。可見AI若不會使用，可以禍害不淺。（可使用GPT-4以“他的父母也是早年來美的嗎？”為提示。見5/24/2023版）

深入調查，發現有一篇黃先生在他母校歐內達（Oneida）浸信會中學畢業禮上的演說。（註3）他在2019年曾捐款二百萬美元給母校，建立宿舍和教室——當地偏遠，但浸信會學校愛心幫助正規學校適應有困難的學生，且收費低廉，甚至免費。當年，所有學生都必須工讀，黃先生就是每週負責清掃廁所。

黃仁勳在演講中，還提到母校對少年時的他，在性格和未來的職業道德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每週兩次的教堂禮拜中，黃學習了信仰和社區的重要性。在大學期間，他與未來的妻子相遇，他們共同對科技和學習的熱情，成為黃仁勳生活態度的驅動力。

儘管工作繁重，黃始終將家庭置於第一，體現了他在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原則。他並未因為家庭經濟原因無法進入常春藤大學而止步。他的生活旅程證明，成功取決於個人的愛護家庭，犧牲奉獻、辛勤工作和毅力，而非學歷的高低。

他甚至一再強調，他是個很普通的人，浸信會學校對他終身影響深厚。（註4）

我們雖然在公開資料中，無法找到黃先生的個人宗教信仰的資料，但他年輕時絕非如網上所言，是不良少年。他的父母也從未離婚，並對他愛護

有加。他自己也承認少年時在教會學校的教育，影響他一生的待人處事。網絡流傳的謠言來源，甚至可以說是由AI產生的。



真理必叫我們得以自由

因此，雖然像ChatGPT這樣的LLMs，可以生成模擬人寫的文本，是協助執行各種任務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是它們應該被用作對深入研究和批判性思維的助手與補充，而絕對不是替代。

若是平時使用者沒有習慣使用Wikipedia, Google Research等網站作深入研究，僅僅求快詢問GPT，而不會應用一連串的提示導引正確答案，那就極端容易出錯而不自知。

聖經中耶穌基督的教導，給我們為使用AI的倫理考量提供了最佳的基礎。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這句話強調了真理作為基督徒基本價值觀的重要。耶穌並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這些教導強調了**真理的真自由力量**和**誠信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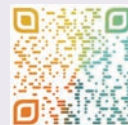
如此，**基督徒若不明白、不分辨事實，傳播假信息，實在有愧於我們的主**。在現今AI的大環境下，透明度、準確性和倫理責任，更是基督徒作鹽作光的根本。

AI可被濫用來創建和傳播假新聞，但AI也可以成為有效的工具，作為寫文章，預備課程與研究的助手，幫助傳播、認識福音。因此，基督徒需要學習如何正確地使用AI，尤其是如何善用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也就是引導AI模型生成期望輸出的技術。

提示工程涉及到制定特定的提示，有效地指導AI完成所需的任務。通過掌握這些技術，使用者就可以更好地控制AI的輸出結果，確保它們符合“真理”並站在健全的基督教倫理的根基上。ocm

註：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pzS9ZsCs&t=4073s&ab_channel=NVIDIA.
2. <https://cdn.openai.com/papers/gpt-4.pdf>.
3. <https://youtu.be/4jbUnXMzcF8>.
4. <https://www.wired.com/2002/07/nvidia/>.



作者為機器人工學博士及教牧護教學博士。曾任職美國太空總署休斯敦太空中心研究發展主管。現職以教學、講道為主。

人生意義何在？

——面對達爾文、尼采、佛洛伊德的挑戰

文 陳世賢



現在許多華人地區，男生沒有一棟房、一台車，是沒法成家的：對錢的看重，儼然成為社會中的一股風氣。錢，成為個人價值的衡量準則，成為人們每天努力奮鬥的目標，甚至成為封殺明星的威脅方式。

一位剛信主的朋友說，她認識的一些基督徒在金錢上相對有安全感。雖然他們生活不富裕，但心裡也平安，年紀輕輕就成家，不擔心無法給另一半安穩的生活。她被這樣的生命吸引，踏上尋訪之路，最終成為基督徒。

我的人生意義或目的是什麼？對這問題的答案，會決定我們的大小抉擇，小至閒暇時間要做什麼，大至是否傾家蕩產為某事全力以赴。當人沒有明確生命的目的時，“求生存”似乎成為必然且首要的任務，也因此，賺錢成為人生奮鬥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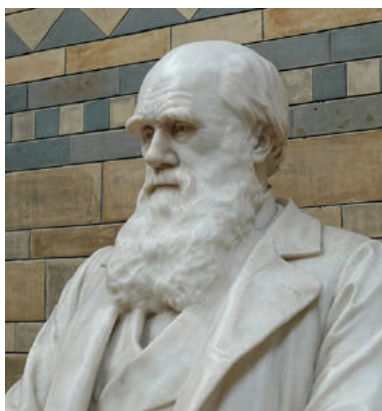
身為基督徒，我相信我的生命除了賺錢求生存，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使命與目的。我想藉著達爾文、尼采、佛洛伊德的思想，發出挑戰，看看我們的信仰，能否經得起他們的批判？

達爾文：生命神聖目的失落

聖經提到，世界原先一片混亂，上帝創造了世界秩序、萬物以及人類：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1:1-2、26）

其中，人有上帝的形象並被委任治理全地管理萬物：經文除了肯定了人的尊嚴價值，也同時清楚闡明人的生命有一種使命。因此，人的存在本身，蘊含著一種上帝給予的目的性。而這事，被進化論挑戰。



許多對於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關注，一直圍繞在“有神”或“無神”的爭議。基督徒擔心人們一旦接受演化論、撇棄創造論，就不再相信這世界的背後有位上帝。事實上，達爾文自己至終都不是位無神論者。他在晚年成為一位不可知論者（agnostic），否認自己支持無神論。（註1）

還值得澄清的是，一方面，達爾文並非是領頭質疑創造論的人。在他之前幾十年，創造論就已被懷疑，他的《物種起源》只是為那個時代的疑問另覓解釋而已；另一方面，他也不是第一位提出演化論的人，在他之前的法國生物學家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就從“用進廢退”（use and disuse。編註）的角度，認為長頸鹿努力伸長脖子、幾代後脖子就愈變愈長。（註2）

最後要澄清的是，達爾文對物種產生過程的探尋，也並非不受他所處時代的某些教會支持。他的研究最早有兩位英國支持者皆是神職人員：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 認為，上帝造出能自己製造新物種的物種，這想法比上帝總是要再次介入受造界更加高明。Frederick Temple (1821-1902) 則認為，若研究能發現自然法 (natural law)，則可以為道德律的起源找到根據，他之後成為聖公會的坎特伯裡大主教。(註3)

那麼，達爾文的“殺傷力”到底在哪？

他的影響在於：否定我們的存在本身蘊含某種神聖的目的性。(註4)

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演化的一切動力都是基於“機率”跟“淘汰”。地表生物樣貌的改變，沒有某種神聖動力在引導著，而是突變造成。某種生物能存留，也沒有神聖力量的護理看顧，而只是那些跟不上時代的都被淘汰(天擇)罷了。

簡單來說，我們看到的只是一群得勢的突變者。Lamarck 的長頸鹿還有持續趨向完美的意味，但到了達爾文，物種的起源、生命的演變，沒有道德或神學的意義，人生也沒有被設定的目的。(註5)

你能存在，不是因為你很特別，也不是因為上帝愛你、賦予你特別的呼召，而只是因為你遺傳到好的條件，那些沒能力存在的都被淘汰了。

這思想延展到人文領域，被後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利用，來支持淘汰社會中的弱者、走上集權法西斯主義，也可以反過來批判社會的現有秩序：這些富人能過好日子，不是因為上帝選中了他們，而只是他們占了優勢而已。

身為基督徒，達爾文對我的**挑戰**是：我所擁有的一切，到底是反映上帝的保守護理，我應為上帝賦予我的使命努力，還只是繼承自己家庭的優勢？

以台灣為例，基督徒以都市中產階級為主、且較信奉其他宗教者更注重子女的教育。(註6) 近年努力推動愛家運動，強調親子關係的培養，這些對下一代的關愛，都是美好的。然而，我們也當留意到，比起那些不得留守孩童給祖父母照顧的(弱勢)家庭，中產階級能夠每天準時下班回家陪孩子、又有資產投資於孩子的教育、補習，自然相對減少很多在關係維繫與教養栽培上的挑戰。

如此，我要如何反映上帝的榮耀，活出真的有上帝“介入”的生活，而非只是階級複製？

尼采的“上帝已死”：人要勇敢為自己負責

沒有神聖意義後，人對生命意義與目的的追尋仍在持續。尼采

(1844-1900) 第一次提到“上帝死了”時，說：

“佛祖死後數百年，他的影子仍顯現在一個山洞中……上帝死了、讓步給人了，但祂的影子仍可能在許多山洞中顯現數千年。”(註7)

尼采想表達，縱然人們視宗教為虛假，仍可能長期活在宗教的影響力中。

而在隨後較著名的瘋子篇 (Madman) 中，尼采描繪一位瘋子跑進市集，聲稱自己正在尋找上帝，引來一群無神論者的哄笑。

接著，瘋子聲稱上帝已被眾人殺死，並隨之提問：“但我們是如何辦到的？我們如何喝盡海水？……我們將地球從太陽的引力中解放是在做什麼？……”問完一連串問題後，瘋子發現觀眾們都驚呆了，結尾留下評語：“這些教會若不是上帝的墳墓，還能是什麼”？(註8)



尼采抨擊啟蒙運動後的哲學家們：既然大家都不信基督教的上帝了（所以才說上帝已死），那也該連帶丟棄根基於基督教的知識、邏輯、德性的一切。

當我們否認上帝，就像把地球從太陽的引力中解放、沒有根基托住原先的世界觀了。因此，我們需要全新的、上帝以外的、對世界認知的新基礎，這也是為何瘋子先去找無神論者們，卻失望地發現他們雖然不信神，卻仍活在“影子”（基督教的影響）中。

尼采認為沒有客觀的、普遍存在於宇宙的道德法則。我們要自己成為自己世界的創造者，活出超人（Overman）的生命。

他批判不夠極端的無神論，更批判基督徒顛倒是非，將自己的心虛投射為上帝、將自身的軟弱建構成道德觀中的“善”，又將那些征服他們的強者說成“惡”，如此無能又軟弱的他們自欺欺人。（註9）

簡單來說，尼采認為基督徒將自身喜好賦予崇高、超越、神聖的意義，發明一個神為自己的狀態背書。（註10）

我們縱然不會接受尼采的無神論前提，但他的批判值得我們思考：

首先，是世界觀與其相對應的生活價值的一致性。那些無神論者被尼采的“瘋子”恥笑，因為他們沒有活出與無神論世界觀相稱的生活。那麼，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是否活出與有神論相稱的生活？

尼采的第二個**挑戰**是：許多時候，我們是否怯於面對自己生命的真相、幻想出某種不合乎基督信仰的上帝觀，目的只是自我安慰？還是我們勇敢地基於所信的真理，不斷地自我批判、自我修正？

佛洛伊德的“精神官能症”： 宗教只是幻想的投射

佛洛伊德與尼采的《道德的家譜》呼應，也認為道德不是客觀的，而是人心理活動所建構的。與尼采不同的是，佛洛伊德從人的發展角度理解宗教。

比方說，當我管教我那一歲多的兒子時，他哭的彷彿世界要毀滅了（我可沒打他），然而，當他害怕時（例如門外突然有怪聲），他會趕快抱緊我或媽媽求安慰。

佛洛伊德認為，就像孩子對父母又愛又怕，人類將自己的恐懼以及被保護的盼望投射後成為上帝。在歷史中，宗教確實有

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但可被科學取代。（註11）總之，宗教是人成熟的幻想投射。（註12）

不成熟的孩子所需要的，就是長大、拋下自欺欺人的幻象（這邊可見尼采的影子），然後誠實地面對自己。

對尼采與佛洛伊德來說，基督徒持續地認罪，根本是精神有問題，因為他們用自己建構出來的、高及諸天的德性來自我要求，辦不到時就以此折磨自己，不斷跟幻想出來的上帝認罪。（註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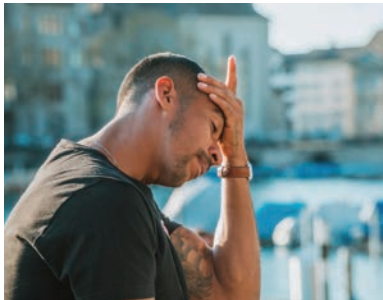
佛洛伊德留給我們的**挑戰**是：我們所信的，會不會還真的不是聖經中的上帝，而只是我們基於自己的價值觀或渴望，想像出來的一位神明？事實上，在許多次的查經帶領中，我目睹基督徒們如何因為仔細考察聖經，從而發覺自己需要修正對上帝的認識。



結語

在此，概述一下3位思想家在本文中的聲音：

1. **達爾文**：生命沒有被賦予內建的目的。
2. **尼采**：你不相信上帝是對的，不過你要自己尋找人生的意義，這才是超人！
3. **佛洛伊德**：你不敢獨立闖蕩人生，是因為你是嬰兒，快快長大吧！



有趣的是，尼采與佛洛伊德的部分思想，被兩位已故的基督教思想家所認同。

關於尼采，提摩太·凱勒 (Tim Keller, 1950-2023) 曾在一篇文章《尼采是對的》(Nietzsche Was Right) 中指出，尼采正確地觀察到許多今天普遍被接受的價值，如人的權利與尊嚴、貧窮軟弱者的價值、關照所有的人等，都是源自基督教。在一篇2022年的臉書貼文(註14)中，凱勒說道：

“多數西方人到底有沒有注意

到他們的價值觀其實是來自基督教？所以按理，他們應該放棄他們繼承的這些價值，因為他們目前的現實觀(無神論)跟他們的道德觀(就是指價值觀)不一致。”(註15)

簡單來說，既然這些人不再相信上帝，就不應該繼續持守基督教帶給世界的價值觀。


尼采的超人有一特色，就是願意不斷超越自己；這對無神論來說，就是要放棄繼承來自基督教的價值。但對認真信奉基督信仰之人，正應該有這不斷心意更新而變化的特色，持續在真理中靠聖靈自我修正。

至於佛洛伊德，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盧雲 (Henri Nouwen, 1932-1996) 認為佛洛伊德本末倒置，不是人投射父子關係造神，而是人間父親是天上父親的縮影。

然而，盧雲順著佛洛伊德的批判提到：“對許多來人說，信仰的意義並不比佛洛伊德發現的豐富。”確實，許多基督徒所信靠的上帝，可能並不是那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華”，而是某種想像力的成品。

不可否認，許多信仰前輩熟讀這些非基督徒思想家的著作，但他們的信仰沒有因此被擊

垮，反而經過這些有建設性的挑戰、越煉越精、更加穩固。

縱然我們不完全同意這些思想家的世界觀，但我們仍可透過他們，理解許多非基督徒的世界觀究竟從何而來，同時捫心自問：我是否經得起他們的信仰詰問？我的人生是否有從上帝領受的目的？我是否勇敢地面對自己與上帝的真貌，而非自欺欺人或幻想一位不會挑戰我們生命的上帝？

編註：

限於紙刊篇幅，讀者可上官網 <https://behold.oc.org/?p=59845>；也可掃碼一覽本文詳細參考資料。



作者畢業於中華福音神學院、普林斯頓神學院，原台灣康華禮拜堂傳道，目前於牛津大學進修。

身為母親，是一帖孤味？

文 王敏俐



身為母親，我喜歡看關於母親的電影。最近因著研究女性的價值與自我認同，我看了一部台灣的電影《孤味》。影片描述一位母親，與她長年外遇離家不在身旁的配偶，以及3個女兒之間的關係。

人生孤味

“孤味”源自於台語。“沽味”、“孤一味”、“獨沽一味”，指的是在餐飲經營上，專心只做一種菜色，並且堅持把一道菜做到最好。我覺得這個詞意境深遠非常：要專心做好一件事，需要執著，需要孤單，需要捨棄，需要在面對各種外在的質疑與挑戰的時候，避開雜音，全神貫注聆聽內心的聲音。

對於基督徒來說，“孤味”或可說是，專注於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帶領與呼召吧！

電影中的女主角，是一個70歲的奶奶林秀英，一生執著於把一道美食（台南美食蝦捲）做好。而她

長年來的感情，也如同在事業上對“孤味”的堅持，執著委身於一個丈夫早已失聯的婚姻裡。

秀英在70歲大壽當天，接到噩耗：那個長年外遇不在家的丈夫離世了。她必須接手處理丈夫的後事。

在預備葬禮的過程中，秀英與女兒之間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對話與衝突；也因著葬禮，她接觸並認識了丈夫長年的外遇對象。20年來拒絕與丈夫離婚請求的秀英，在重新思考自由的定義之後，為自己的困局找到了一條出路。

不只是這位70歲的奶奶用她的生命堅持“孤味”；電影中，她的3個女兒，也有著各自的執著與堅持。

老大像她熱愛自由的父親一樣，不畏懼世俗的眼光，是一位有才能與創意的藝術工作者；老二

從小就努力藉著學習上的成果，來得到長輩的認同，並渴望藉著事業上的成就，讓母親在家族中雪恥；老三的行事風格則是非常關係取向：渴望關係中的和諧，並且在這樣的和諧中建立自我的價值。她接下了母親努力一生的事業，選擇陪伴在母親的身旁。她也是3個孩子之中，唯一與父親以及父親的外遇建立連結的孩子。

我想留下什麼？

然而，我認為，生命中的每一個堅持，每一次的取捨，每一個決定“孤味”的心志，都是對於宇宙，對自己，對於我們所深愛的人，一個來自於內心深處的吶喊。

一份遲遲不願意簽字的離婚協議書，吶喊著我還愛著你；大女兒自由不羈的反叛性格，彷彿在告訴媽媽：去享受不被囚禁的自由人生吧！二女兒則何嘗不是在對母親訴說著，不要再因為父親的背叛與家族對她的貶低而痛苦了，因為我正全心全意的努力著，想要讓你可以更快樂更幸福；三女兒又何嘗不是渴望告訴母親：只要我們可以更敞開心彼此理解，開始更多的溝通，生命中的和解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連結，何等的深刻。

我們的母親在過往的人生裡，也是這樣深刻的形塑著我們。母親的愛，母親的悲喜，母親的同在或缺席，母親對我們的期待或失望，母親對我們的親密或疏遠，母親對我們的鼓勵或傷害，都如同藝術家拿著刻刀，一筆筆烙印在我們的靈魂裡。

事實上，我也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了自己。

還記得有一次，當時我已經在外留學，一個暑假回到家中，我在自己的書櫃上翻閱著高中課本，

發現在課本第一頁的空白處，竟然寫著：“我絕對，絕對，絕對不能讓媽媽失望。”

我已經忘了，自己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在什麼樣的情緒下，寫下這句宣言。但是當我看到自己高中時留下的文字，可以深深感受到當時的執著——想要讓媽媽成為一個開心的人，是我努力前行的動力跟目標。

而後，我信主了，上帝陪伴我並一步步地調整我，破碎我過往的執著，填滿我生命的缺口。

如今，我也成為了一個母親，而且並不總是溫柔而理智。我的破碎與軟弱，沮喪與驕傲，都常常是赤裸裸的攤在孩子的面前。我知道我這一生會給予孩子許多美好的影響與啟發，也知道我的存在常常也使他們感到受傷與無奈。

然而，作為一個母親，如果我只能留下一個“執著”在孩子的生命之中，我想留下什麼呢？作為一個母親，什麼該是我堅持走下去，留給孩子們的“孤味”？

如果身而為母親，是一帖孤味，那麼我願意為孩子堅持的是，要好好的愛上帝，記住上帝的話語（聖經）。雖然我們不會因為每天親近上帝就從此變得完美不再沮喪，但是，當我們好好跟隨上帝，查考祂的話語，我們會在迷路時重新找到方向，並且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

身而為母親，是一帖孤味。 



作者來自臺灣，留學德國，現居臺灣。

時裝，夢，和永恆

——回眸廢墟中創建傳奇的迪奧

文/圖 徐意蓉

巴黎

夢，如果被編織，可以被優雅的穿上，那麼全世界的人都無法抗拒，必定會為之著迷。

1946年末，巴黎香榭大道的側馬路，一棟幽靜的小樓，蒙田大道30號，走進了一位手提皮箱，衣著考究，安靜又略顯靦腆的男子。他是這座院落的新主人。

時值二戰後不久。原本城堡、宮殿、花園林立的歐洲大陸，滿目瘡痍，一片廢墟，還有……壓抑的服飾——人們仍然穿著合乎戰爭氛圍、笨拙方正、耐勞耐寒的衣服。

巴黎人缺失了什麼？他們期待著什麼？沒有人比這位男子更清楚。

二戰像一個凜冽、漫長的嚴冬，陰氣揮之不去，令人窒息。人們切盼著春暖花開、萬物復蘇。刻不容緩，明媚必須驅散灰暗，輕盈必須超越沉重，尊貴必須戰勝羞辱。於是，他打開手提箱，取出了裡面的畫板、針線和剪刀。

從此，絲絲縷縷，輕紗、柔絲、織錦，被剪裁成一段段色彩斑斕、春天般的夢，從小院悄然飄逸出來，落在了某些幸運的巴黎女人身上，變成婀娜的身影、輕盈的裙擺間透露的盎然春意、萬種風情。

這位男子，正是克里斯汀·迪奧(Christian Dior, 1905-1957)，第一位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的時裝設計師，是廢墟中悄然而至的織夢人。他如今



家喻戶曉，當年卻名不經傳。他的夢想，是讓戰後的歐洲穿上新的季節，開始新的憧憬。他的夢，有一個響亮的主題：“新風貌”(New Look)。

每當迪奧新品發佈的日子，他的院落會擠得水泄不通。巴黎上流社會高貴的女士，不惜放下身段，即便席地而坐，即便躋身樓道，也要先睹為快。

美夢，是值得追逐的，哪怕是昂貴的，哪怕是短暫的。

“新風貌”，一夜爆紅！這位大師，一筆一劃勾勒、一針一線編制的夢，插翅飛翔，跨越大西洋，飛度太平洋，風靡了全球。

迪奧和他的“新風貌”，是70年前的一個傳奇。這個傳奇，大半個世紀後，仍然流傳著。

倫敦

2019的春天，倫敦的V&A博物館，隆重推出了以“克里斯汀·迪奧——織夢人”為主題的大型回顧展，慶祝迪奧屋(House of Dior)70年誕辰。我們一家剛好在倫敦旅行，有幸親睹這一盛大展出。





主題是“織夢人”，織夢人編織的，當然是夢。而迪奧的夢境，是時裝。

穿過長廊，走下幾級樓梯，便是展廳。時裝夢境，帶著強大的磁場，撲面而來。一件件精緻的衣飾，靜靜地佇立，卻散發出難以抵禦的魔力。吸引你靠近，喚起你的仰慕，向你

傾訴曾經的夢中人，她是誰，她有何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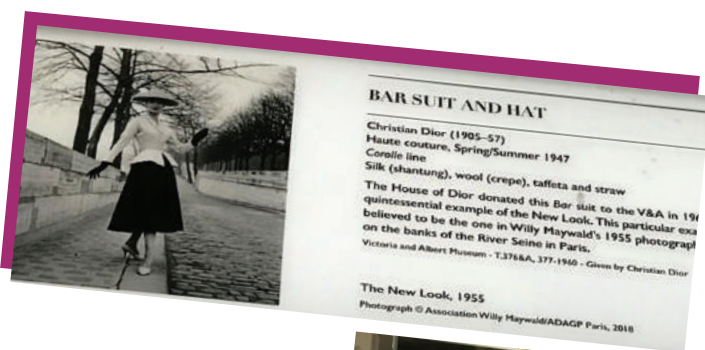
夢境悠長，跨越8個展廳。主題一個又一個，故事一段又一段。故事從哪裡開始呢？還能從哪裡開始？自然是要從迪奧先生的經典招牌設計，The Bar Jacket (酒吧夾克) 開始。

束起的腰身，寬大的裙擺，柔美的肩線，優雅的造型，襯托出女性的窈窕身姿。……展廳中，玻璃罩內迪奧先生的原創酒吧夾克，也是V&A引以為傲的收藏，散發出無比的魅力，是迪奧首季時裝“花冠”系列的花冠！

服裝邊上，是一張舊照片——40年代，法國名模 Renée Breton，穿著這身靚麗的時裝，徜徉塞納河畔。人們彷彿可以聽見她帶風的腳步，和塞納河汨汨的水流。那個年代，那個人，那件衣服，就在眼前。玻璃罩像一個時光膠囊 (time capsule)，把70年前帶到當下，遠的，近了！玻璃罩同時也分割了空間，在展品和來訪者之間，形成一段距離。近的，遠了！

這是一個時裝夢境。夢境中，收縮時間、跨越界限、改換角色，本來就是輕而易舉，不知不覺的！

陪伴著酒吧夾克 (Bar Jacket) 的，是一組迪奧先生



早年原創的定制時裝，還有迪奧屋70年間，歷任設計師對迪奧這款經典設計的演繹作品，像一個大家庭走出來的姐妹，風格迥異，卻又形似神似。

在展覽的中央地段，有個英國展廳，集中了迪奧先生為當年的英國名媛設計的訂製時裝。最顯著的、最珍貴的一件展品，是迪奧為英國皇室，伊莉莎白女皇的妹妹馬格麗特公主21歲生日設計的禮服。

在西方，21歲生日舉足輕重。那個生日舞會上，馬格麗特公主身穿這禮服，翩翩起舞，宛若童話故事中的仙女步入凡塵……

錯過當年這一幕的，也不必懊惱。側過頭，一張巨幅照片，



佔據了展廳的整面牆，凝固了那個難忘的時刻。穿著那身白色的禮服，馬格麗特公主坐在猩紅色的絲絨沙發椅上。誇張的精緻手工刺繡的裙擺，在她周圍鋪灑開來，凸顯出公主清麗的面龐，嬌柔的身段，端莊的儀態。青春的動人與美麗，在此無以復加！難怪馬格麗特公主稱其為“一生最



© Cecil Beaton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愛的禮服”！

人們的目光，在令人震撼的照片和隆重的禮服之間徘徊。他們竭力搜索著記憶，仰慕中不禁透出一絲困惑：這位美若天仙的公主，禮服的主人，如今在哪裡？雍容的裙擺，展現了她的優雅；閃爍的嵌珠，點綴了她的華貴；輕柔的薄紗，飄揚著她的活力。迪奧先生編織的夢，完美地演繹了馬格麗特公主曾經的尊貴顯赫、青春美貌。

然而，千般輝煌，萬般嫵媚，何以如飛而去？

此刻，站在人群中的我，腦海中斷斷續續地閃現出《詩篇》的句子：“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詩》90:5、9）

這“一聲歎息”，把我從夢中驚醒了。

回眸，展廳中，人流如潮，時尚如潮，光陰如潮。一浪一浪，湧動、衝撞在這狹窄的空間。“曾經”與“此刻”相遇，“夢想”與“現實”交匯。時空之波，

疊加的疊加，抵消的抵消，時裝夢境的背後，竟然呈現出了另外一幅清晰的畫面……


織夢人迪奧先生編織的，果然只是夢境——馬格麗特公主可以穿上美夢，但終究有夢醒時分。正如童話故事中灰姑娘的禮服、馬車、水晶鞋，是時間中的魔術，經不住午夜的鐘聲。一旦鐘聲敲響，一切都必須回復本相。

任何人的魔術，無論多美好，都是短暫的。除非，在時間中，她遇見那位真正的王子，才可能“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而天地間，

真正的王子，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穌基督。

永恆

兩千多年前，這位王子穿越天際，來到人間，為人類而死，並復活。從此，今生與永恆之間，開啟了通道。人心中最深的夢想，可以成真了！這是復活節年年再現的紀實和佳音。

人生如夢！人生是虛空的，卻也是美妙的。人生的奇妙在於：美夢竟然可以成真！在有限、短暫的時間中，王子在千萬人中，找到了你，那麼，請不要拒絕他！團聚之日，便是永永遠遠，是永恆！



作者是大學兼職教授，在美國芝加哥教會服事年輕人。



“煩”人三部曲

一攀過相愛相殺的母女矛盾

文 羅以

煩不勝煩

星期六，本該是一週裡最愉快的日子。

然而，女兒睜開眼的第一件事，是去摸平板電腦。這就註定，又是一個雞飛狗跳的週末。

我們母女之間，會從挑眉瞪眼的辯理，到口不擇言的罵娘，到抓撓撕咬的動手，最後是女兒摔門進房間的隔絕……剩下我氣短神疲地蹲在地板上發呆。

每當這個時刻，我就非常理解，為什麼大家要在週末給孩子報那麼多的輔導班——不上輔導班，難道孩子會在休息日去爬山、打球、讀書、做公益、做家務嗎？誰家沒幾個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啊！不就是以吸大煙的躺姿，摟著手機或平板，跟遊戲、短視頻親香嗎？

趕，趕不出去；管，管不了！家有十幾歲的“神獸”，做父母的也就只剩下唉聲歎氣的能耐了。所以，還是有輔導班好，減少多少矛盾啊！

然而我沒有給孩子報輔導班。我覺得公立教育太壓抑，給孩子選擇了一條注重靈性培養，和可以睡到自然醒的體制外教育之路。於是，我們母女每天有24小時磨合親子關係。那相恨相殺的心思，就時常泛起。動口動手，也是司空見慣。我知道女兒很厭煩我，我也時常銜恨她。

需要理由嗎？

女兒嫌我煩，很多時候是我自找的。

比如週六，我期待她參加戶外活動，但她不肯出去玩。我說留在家裡也可以，必須關網路。她同意

了。網路關了一會兒後，她又提出，再開幾分鐘，保存一首可以在斷網後循環聽的歌。我雖然同意了，但其實心裡很不樂意，於是發了一句牢騷。

女兒來氣了！我們就吵鬧、廝打起來。假如我能堅持住關網的原則，或者在同意開網後，忍住不發牢騷，也許就沒有這場惡鬥。可我沒有做到！也不怪她煩我。

還有些時候，孩子煩我，並沒有正當的理由。

我提醒她不要躺在床上看書，胃不太好別吃冰的，熬夜傷害身體……難道有錯嗎？然而這都會成為她煩我的理由。甚至有時候，她對我的厭煩，來得莫名其妙。

哪個孩子不煩父母？當年我在女兒這個年齡，母親沒事的時候，喜歡到我房間的床沿上坐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僻遠山村的低矮土屋裡，只有用磚頭、石頭和木板搭起來的床，和一張簡陋的、年久發黑的小木桌。我在那裡寫作業。

也許，那是母親辛苦勞作之後的片刻休息時間。她推門進來，就在床沿上坐著，並不說什麼。她不識字，就算我在紙上亂寫胡畫，她也無從瞭解和干預。她的鼻子時常通氣不佳，會有輕微的鼻息聲音發出。除此之外，並無動靜。

可就是這樣一個無害的母親在身邊，我覺得親切和歡喜了嗎？不，我只覺得不自在！她在那裡似乎就是一個監視者，讓我的心煩亂不安。其實我既沒有做什麼不好的事害怕監視，她也沒有監視或者干擾我。然而，我還是時刻盼著她起身離開。我有什麼理由煩自己經年含辛茹苦的母親嗎？實在沒有！

因此，如今我可以向自己的女兒要求多少的尊重或親近呢？在這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年紀，嫌

一個人煩並不需要理由。何況我還有那麼多的可嫌之處！

如百蟻附骨

母女之間不時相互生發厭煩，對此，我認真追問過一個問題：孩子和我，誰有權力煩？誰有資格煩？

生育出於上帝的旨意，也因為婚姻。孩子是唯一沒有責任的人。設若孩子可以選擇出生或不出生，她會怎麼選？設若可以自主選擇父母，她是否會選擇我和我的丈夫、選擇出生在這個家庭？也許她不會！

在出生這件事上，她完全被動，也就完全免責。因此，她有理由或無理由，都可以厭煩我，我卻永無立場厭煩她。

想明白自己在這種關係裡的角色，就切斷了我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情理和法理依據。所以，她可以煩我，我無權煩她，這是公道的。然而，朝夕相處的綿長歲月中，我的煩又是何等的真切而強烈，如同百蟻附骨附著！我的身體和靈魂，都在吸吮和噬咬之下，旦夕不寧！

以謹解愁

“煩”這個字，在《說文解字》裡歸入頁部，頁是指人的頭部，所以煩就是火燒腦門的一種糟糕心情。

煩的時候，少不了吵鬧。在很長時間裡，吵架是我們母女心煩時的必演戲碼。

然而吵架實在是一件很耗人的事，不但吼得嗓子乾，而且血氣上湧。激動的時候，甚至想一躍出窗，徹底了斷。



憋，會憋出內傷；吵，又身心俱疲，兩敗皆傷！如何是好？

走投無路之時，我心裡想：全知全能的上帝啊，你有全備的智慧，吵架這事也不能例外吧？既然我們做不到不吵架，你能不能讓我們把架吵得有智慧一點？請你讓我們知道，怎樣吵架可以減少侮辱性和傷害性、增加一點建設性和趣味性？

說來也奇妙！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喜歡用一種滑稽的方式，跟女兒交流。雖然我們吵架甚多，但仍有很多不吵的時候，有許多和平探討的時候。我們可能討論熱點新聞，或者髮型、衣服、美食，以及老師佈置的討論題目等等。

也許是上帝在我生命裡放了幾個幽默細胞，也許是吵架的頻次太高，吵架思維控制了我的舉止，總之我開始在這種日常的無衝突討論中，沿用一種緊張衝突時的表情和肢體語言。不過，此時誇張的表情和肢體動作並不包含憤怒，只是一種戲謔的表演。

女兒對這種戲劇形式的交流非常感興趣，也加入進來。於是我們和睦地討論，變得像吵架表演。伴隨著觀點交鋒的，不僅有虛張聲勢的吼叫，還有假模假式的動手互毆。結果，常常是抱枕、書本等“兇器”扔得一地狼藉。或兩人彼此嘻哈扭打，

在沙發或床上滾一團。場面十分歡樂。

慢慢的，這種方式也影響到我們的吵架。當到了彼此厭煩、心頭起火、真吵起來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常在動怒之際，突然察覺到一絲莫名其妙的滑稽感，甚至想自嘲一下！

在這一絲縫隙，平時的表演性吵架經驗，鬆動了動怒性吵架的根基。後者的火山爆發，顯出一種虛弱——怒火被滑稽溶解了。和平演變就這樣發生了！

人在盛怒之下的判斷，是被膨脹的感覺和情緒所影響的。稍微冷靜一下，就很容易發現，孩子的欠缺不見得導致我想像中的可怕後果。我不必焦慮、煩惱到暴怒的地步。

愛比煩長

在情緒爆表的時候，用一秒鐘戲謔自嘲，情緒壓強會降低到安全閾限中。然而即便我學著把毀滅性的吵架變成無害，甚至是建設性的吵架，卻仍無法成為“常勝將軍”——仍有很多時候，我和女兒完全被情緒控制。

這又怎麼樣呢？



被我嫌煩的母親漸漸老了，我進入被女兒嫌煩的人生。成為母親，使我獲得了與母親共情的能力。我終於開始體恤和感念母親，明白她當年的絮叨原是對我的好心好意，也體悟到自己年少時對母親的嫌棄是多麼的無情無理！

穿過30年的煙塵，柴米油鹽代替了詩詞歌賦，紅顏青絲轉作雞皮鶴髮，唯有父母的愛，從起初到如今，從未改變。每年到了臘月，每次微信視頻聊天，父母就一疊聲地提醒我：快到你生日了呀！

日子還沒有到，他們又不斷問：是打算吃蛋糕啊，還是吃壽麵啊？

其實，我也是知天命之年的人了，過生日有什麼好稀奇的？蛋糕、壽麵，又有什麼要緊的？我並不在意！何況丈夫早喪，女兒年幼，家中無人為我上心操持……

然而，因為父母的惦念，我從無情無緒，也總要吃一回蛋糕或者壽麵，好在視頻聊天時有所交代。我甚至要津津樂道那美食的滋味，以寬慰老邁的父母——我做這一切，不但不覺得煩，反而為有人惦記我而無比感恩。

頑石會融化

嫌煩的少年的心，如果是一塊頑石，愛消磨它一些，時間消磨它一些，就是石頭也會融化——不融化，也風化了……

只知道，到何時，我的好心好意，才會被女兒知覺為好心好意呢？不過，她知覺或不知覺，又有什麼關係呢？大約總有一天，她也會走到被女兒嫌煩的那一季，而後明白一切。

唯一重要的是，如今我處理煩惱的方式方法，是在為彼時的她建造情緒管理的大廈，還是在挖坑、拆牆？

據說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過一句話：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這話令人警覺！然而省視我的庸碌人生，苦難少之又少，煩惱卻多而又多。藉著大師的警句，我也認真地向上帝祈禱：天父，求你使我不辜負所受的煩惱吧！

ocm



作者是教師，70後，現居南京。

馬鞍峰教會被逐之女牧師風波

文 趙炳林

將馬鞍峰教會逐出宗派

2023年2月21日，美國最大的福音派組織——美南浸信會，因為按立女牧師的問題，將美南浸信會中最大的，也是全美最家喻戶曉的教會——馬鞍峰教會 (Saddleback Church) 逐出宗派。全美輿論一片嘩然。

馬鞍峰教會創建於1980年，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家受洗人數超過5萬的教會(註1)。創立者華理克 (Rick Warren) 牧師，其暢銷書《標杆人生》銷量超過5000萬本(註2)，成為近百年來基督教出版界的奇蹟。

更難而可貴的，是華理克牧師的逆向十一奉獻 (Reverse Tithe) 的原則。他在收到高額的版稅收入後，不但返還過去教會幾十年給他的薪水，而且將收入的90%投入到慈善事工；並承諾，不用這上千萬美金的版稅，來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註3)。

然而，這樣一位有愛心、有影響力、成績斐然的北美福音派領袖，卻因為在2021年按立了3位女牧師，而陷入多事之秋。

在2022年的美南浸信會年會上，華理克牧師懇切地呼籲：“當西方文化越來越黑暗、邪惡、世俗化時，我們必須決定：是要把對方當成盟友，還是敵

人？”(註4) 希望美南浸信會把關注的重點放在傳福音上，不要在按立女牧師等旁枝末節 (Secondary Issue) 問題上鑽牛角尖，從而導致宗派的內傷。



這一年，華理克牧師選定迴聲教會 (Echo Church) 的 Andy Wood 牧師，為自己的接班人。Andy 就任後，任命太太 Stacie Wood 為教會的教導牧師 (Teaching Pastor)。此舉觸碰了美南浸信會高層的底線。

2023年2月，美南浸信會的執行委員會認定，馬鞍峰教會的做法，與宗派的信仰宣言 (Baptist and Faith Message 2000) 不符。鑑於馬鞍峰教會有女性擔任教會的牧師職分，美南浸信會決定將馬鞍峰教會逐出宗派(註5)。

2023年3月,《今日基督教》的首席主編Russell Moore,採訪了華理克牧師(“Rick Warren Reflects on his Legacy”,註6)。在訪談中,華理克牧師說明,有3處經文使他得出女性可以出任牧師的結論:

第一處經文,是《馬太福音》28章19-20節。華理克牧師認為,大使命適用於每一個人,無論男女。大使命中包含了4個動詞:去、作門徒、施洗和教導。他認為,姐妹也應該去踐行大使命的4個方面;女性也可以去教導,不單單只有男性。而且這個權柄是耶穌所賜予的,無人可以反駁。

第二處經文,是《使徒行傳》第2章。五旬節當日,教會誕生之時,聖靈也充滿了女性,女性也向當時的人講道。如何得知呢?華理克牧師指出,當時彼得覺得有義務要解釋,所以引用了《約珥書》的經文:“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徒》2:18)

第三處經文,是《約翰福音》20章17節。耶穌讓抹大拉的馬利亞把主復活的消息告訴門徒。華理克牧師指出,耶穌選擇女性,抹大拉的馬利亞,作為第一位傳遞此福音的人,而對象是當時的男性使徒。

在查考了300多本解經書之後,華理克牧師相信,按立女牧師並不與聖經產生衝突。而且,他還收到了300封來自美南浸信會各教會的信。寫信的牧師都很害怕:如果宗派發現他們也按立了女牧師(註7),會不會也把他們逐出宗派(註8)?

華理克牧師在採訪中坦誠,他原本無意為被逐之事上訴,但為了那些教會,他願意在2023年美南浸信會的年會中挺身而出。

教會按立女牧師的情況

按立女牧師,在華人教會已經不再是禁忌話題。

根據中國基督教兩會在2022年3月4日婦女公禱日上的報告,中國三自教會中,女信徒的比例,佔基督徒總數的2/3,而女性牧師佔牧師總數的四成以上(註9)。根據香港教會的普查,男女教牧的比率,越來越接近1:1。2019年,女教牧大約占46%(註10)。女性不但是華人教會成員中的多數,也在牧養事工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在北美的西人教會中,各個宗派對於按立女牧師的態度,大相徑庭。



2019年9月，研究機構“生命之道”(Lifeway Research)對1000位基督教牧者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76%的主流教會(註11)，以及44%的福音派教會，允許按立女牧師。衛理公會贊同按立女牧師比例最高，達到94%。五旬節宗是78%。長老會/改革宗為77%。路德會為47%。而贊同按立女牧師比例最低的，是浸信會，僅有14%(註12)。

2017年，巴納研究(Barna Research)對1023名美國人進行問卷調查，詢問他們對於女性在社會中當權的看法(What Americans Think About Women in Power)。在福音派的圈子裡，77%的基督徒可以接受女性CEO，73%的基督徒可以接受女性總統。然而只有39%的福音派基督徒，可以接受女性牧師(註13)。

神學上的分庭抗禮

在神學上，互補主義(Complementarianism)和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在女性按牧的問題上分庭抗禮，為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的兩方，輸送著堅實的炮彈。

組建各自的聯盟

平等主義認為，男人和女人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在婚姻、家庭和教會中，男性沒有特權，男女之間應該互相順服。女性可以擔任男性在教會中一切的職分，包括牧師、傳道人、長老、執事。

而**互補主義**認為，男人和女人在尊嚴、價值、本質和人格方面是平等的。然而在婚姻、家庭和教會中，他們通過不同的角色和責任，來相互補充。女性應該順服男性的權柄；牧師、長老只可以是男性。

猶如漫威宇宙和DC宇宙在超級英雄世界中的勢均力敵，互補主義和平等主義也組建各自的聯

盟，捍衛自己的神學立場。其中不乏華人教會熟知的、份量十足的神學家和牧者，加入“聯盟”，著書立說，支持己方的立場。

互補主義的神學大本營，叫作“聖經男女角色協調委員會”(The Council on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由神學家古德恩(Wayne Grudem)把守助陣，其著作《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在中英文世界都十分暢銷，基督徒家喻戶曉。

而**平等主義**的神學大本營，叫作“基督徒的聖經平等”(Christians for Biblical Equality)。由系統神學大師艾利克森(Millard Erickson)保駕護航。其《基督教神學》(*Christian Theology*)在Best Commentaries系統神學的榜單上，力壓群雄，常年位居榜首。

兩方都有多位如雷貫耳的牧師和神學家。

在互補主義的陣營中，有《渴慕神》(*Desiring God*)的作者約翰·派博牧師(John Piper)，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提摩太·凱勒牧師(Tim Keller)，恩典社區教會(Grace Community Church)的約翰·麥克阿瑟牧師(John MacArthur)，維真神學院(Regent College)的已故神學大師巴刻博士(J. I. Packer)，福音派神學協會主席(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的卡森博士(D. A. Carson)，改革宗神學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長雷根·鄧肯(Ligon Duncan)，南方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長莫勒(Albert Mohler)，改革宗神學大師史普羅(R. C. Sproul)，等。

而在平等主義的陣營中，也不乏重量級的基督教領袖。包括：現任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華人院長鮑維均博士(David Pao)，知名的新約學者和前聖公會主教賴特博士(N.T. Wright)，已故的新約大師戈登·

費依 (Gordon Fee)，貝勒大學 (Baylor University) 倫理學教授奧爾森 (Roger E. Olson)，亞斯伯里神學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新約教授克雷格·基納 (Craig Keener)，已故蘇格蘭知名聖經學者布魯斯 (F. F. Bruce)，前戈登康威爾神學院 (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院長華德·凱瑟博士 (Walter C. Kaiser Jr.)，三一神學院的釋經學大師格蘭特·奧斯邦博士 (Grant R. Osborne) 等。

從以上提到的牧者和學者可以看到，平等主義和互補主義難分伯仲，均有重量級的選手。

努力做同一件事情

在北美教會中，一些持守平等主義和互補主義的基督徒，因立場不同而大打出手，互相攻擊。

互補主義者認為，平等主義是受女權主義的影響，是世俗思潮對於神聖教會的滲透。平等主義藐視上帝話語的權威，有意模糊性別的界限。有甚者認為，今天基督徒離婚率高居不下，就是因為沒有持守聖經中男女的次序，弟兄沒有很好地作頭，以至於讓姐妹騎在頭上，婚姻不蒙上帝的祝福。

而平等主義者則認為，互補主義是對古代父權制度的捍衛，是性別等級制度的餘毒，是限制女性發展、導致厭女情結 (misogyny) 的真兇。有甚者認為，今天教會之所以常有性醜聞的事件發生，信徒選擇出走，就是因為教會的領導層面缺乏女性的制衡，姐妹的聲音得不到充分的重視。

其實，平等主義和互補主義的神學陣營，都在努力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忠心地傳講及解釋上帝的話語。只因為釋經的角度不同，導致不同的結論。

互補主義重視性別角色在具體經文中的含義，採

取歷史文法 (historical-grammatical) 的解經，認為聖經真理是固定不變的，解經的任務是發掘經文原始的意思。然而平等主義的基督徒，更多考慮經文寫作時的社會及歷史背景，研究聖經中更廣泛的平等和公正議題，以及反思當今教會實際的挑戰和需要。

平等主義的聖經根據

平等主義的基督徒認為，《創世記》1章26-27節表明，上帝在起初創造的時候，是希望實現男女全方面的平等。因為男女都是按著上帝的形象和樣式所造的，不單單在本質上平等，在功用上也是平等的——無論男女，上帝都賦予了管理世界之責。後來出現的不合理的等級制度 (Hierarchy)，是始祖的犯罪和墮落所導致的。而上帝起初的心意，並不是這樣。

《創世記》3章16節對女人的咒詛表明，由於罪的緣故，女人要順服和戀慕自己的丈夫，而男人則要管轄自己的妻子。而這種不平等的關係，通過耶穌基督得以修復。《加拉太書》3章28節說：“(信基督的)，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平等主義者認為，在上帝的國度裡，男女沒有地位上的區分。

平等主義者反對將《創世記》2章18節中夏娃為幫助者，解讀為女性是男性的從屬。因為，在希伯來語中，“幫助者” (ezer) 一詞，最常被用來指上帝對人的幫助 (舊約中，這個字出現了19次，其中12次指耶和華，6次指軍隊士兵，只有一次提到女人)。顯然，上帝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從屬於祂所幫助的人。

平等主義者認為，“幫助者”一詞原來是相配同盟的意思，絕對沒有次等的意味。而且《哥林多前書》12章11節指出，上帝按照祂的旨意，將屬靈的

恩賜分賜給祂的百姓，而性別並不是領受上帝恩賜的先決條件。例如《哥林多前書》11章5節，即提到女人講道。

不但如此，在以色列的歷史上，出現了許多女性領袖。儘管以色列人很大程度受到父權制度的影響，但是上帝仍然使用女先知米利暗（參《出》15）、戶勒大（參《王下》22），和女士師底波拉（參《士》4-5）。其他在以色列歷史上的重要女性角色，還有以斯帖、路得和拿俄米……

並且，在初期的教會，女性積極參與耶穌的事工（雖然不能被當時的文化所接受，卻被耶穌所接納）。比如，一些婦女為耶穌和門徒提供財物（參《路》8:1-3）。馬利亞像其他男性門徒一樣，來到耶穌腳前聽道，受到耶穌的贊許（參《路》10:38-42）。迦南婦人的信心被耶穌稱讚（參《太》15:21-28）。

華理克牧師還提到的，耶穌選擇婦女，而不是彼得或其他男性使徒，作為見證祂復活的第一批人，證明耶穌信任婦女足以把重要的信息準確傳遞給別人（參《太》28:1-10）。百基拉和亞居拉接待亞波羅，將上帝的道給亞波羅講解得更加詳細（參《徒》18:26），可見百基拉作為女性，行使了教導的恩賜。並且《使徒行傳》記載此事時，將百基拉（女性）的名字，放在亞居拉（男性）的前面。

保羅也稱讚女執事非比（參《羅》16:1），稱讚猶尼亞安（Junia。越來越多聖經學者，認為她是女性）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參《羅》16:7）。

互補主義的聖經根據

互補主義者認為，上帝創造男女的時候，本質上是平等的，但是角色上有所分工。因為從伊甸園開始，上帝就呼召男性，負責宗教方面的職分。在舊約中，亞當、挪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還有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首領，摩西、約書亞、大衛，

以及男性的先知和祭司等等，都證明上帝對男性有特別的呼召，在以色列中作領導的工作。

耶穌無懼挑戰人的習俗和傳統，但是在有婦女跟隨的情況下，主耶穌仍沒有讓任何女性擔任十二門徒，乃是沿用舊約的模式。而在保羅的書信中，要求長老/監督/牧師，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參《提前》3:2；《多》1:6）。互補主義者認為，由此可見，只有男人可以擔任牧師。

《哥林多前書》11章1-16節，《以弗所書》5章22-33節，《提摩太前書》2章8-15節的經文，都表明，無論是在教會，還是家庭，上帝都賦予男性權柄，在兩性關係中扮演著帶領的角色。妻子要以教會順服基督的榜樣，來順服自己的丈夫。

保羅把女人在教會中的順服，與上帝創造的次序聯繫起來。因此，互補主義者認為，這不單單適用於初期的教會，也普遍適用於所有的教會。

互補主義者認為，從創造的角度，即能看出上帝對男女角色的區分（Role differentiation）。在《創世記》第2章中，有4方面的體現：

首先，從創造的次序來說，男人早於女人的被造。

其次，在創造夏娃之前，上帝就指示亞當，不要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參《創》2:16-17）。這意味著，亞當有責任教導他未來的妻子，不可違反上帝的禁令。

第三，上帝造夏娃成為亞當的幫助者。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1章8-9節解釋到：男人不是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為男人造的。女人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

最後，亞當給夏娃命名——在舊約的文化背景下，亞當對命名的對象有權柄。值得注意的是，亞當

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 在一切事上要有愛心。

給他的妻子起了兩次名字，第一次稱為女人，因為夏娃是從亞當身上取出來的(參《創》2:23)。第二次是在他們犯了罪之後(參《創》3:20)，亞當給女人起名叫夏娃。

互補主義者認為，即使在犯罪之後，亞當仍然對夏娃有正當的權柄，這是對平等主義核心論點強而有力的反駁。

而且在《創世記》3章1-7節，夏娃被蛇引誘犯罪，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還把果子給了亞當。儘管夏娃先犯罪，但是上帝卻在他們犯罪之後，先找亞當。說明亞當作為一家之主，要對他們犯罪的後果負最終的責任。

保羅知道是夏娃先犯罪(參《提前》2:14)，卻很清楚地说：罪是從亞當一人入了世界(參《羅》5:12；《林前》15:22)。顯然，上帝和保羅都認為，亞當要承擔罪人之首的責任。這說明上帝在創造人的時候，男女的角色分工是不一樣的，男人要擔任帶領的職分。

結語

在過去這100年裡，聖公會、信義宗、長老會、衛理公會，都曾經因按立女牧師的問題，導致宗派分裂。因此有人斷言，任何宗派陷入到按立女牧師的問題上，便很難全身而退，勢必兩敗俱傷。

華理克牧師在採訪中說：他不需要美南浸信會，而是美南浸信會需要他。因此有許多人預測，華理克牧師有可能會另組宗派，團結其他打算按立女牧師的浸信會教會。他也實在具備了這樣的號召力。

9年前，我還是平信徒的時候，娶了傳道人為妻。因此有好一些牧者同工，問我對女性按牧的看法。坦白說，在神學上，我傾向於溫和的互補主義。然而在實踐上，我傾向於平等主義。

我認為，教會應該給予姐妹充分事奉的空間，包括教導和講道。而且我大膽預測，以後教會大概會出現更多的女性牧者，尤其是在(非血肉的)人工智慧高速發展的時代，女性具備先天的優勢，可以在這充滿創傷的時代中，傳遞人們所需要的豐富情緒價值。

17世紀德國神學家梅爾德紐斯(Rupertus Meldenius)說：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一切事上要有愛心(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註14)。

按立女牧師當不是基要問題，所以請彼此尊重，保留自由的空間。ocm

編註：

限於紙刊篇幅，讀者可到官網 <https://behold.oc.org/?p=59615>；也可以掃碼一覽本文詳細參考資料。



作者為美國威明頓主恩堂傳道人，同時服事 YouTube頻道“信服真道”。

變，還是不變？

文 賽啞

他們希望什麼都不要改變，但對於我們教會而言，處境的改變已然發生，不管大家願不願意正視。

按既定方式辦？

我所在的教會在2022年，經歷了創立十多年來最艱難的挑戰——教會的創始人兼帶領者被上帝接走了。

在老傳道人離去之後，剩下的同工主要是幾個創會時就在的老姐妹和幾對30幾歲的年輕夫妻。老姐妹們資歷老、有時間服事且永遠熱情高漲，但文化水平有限，聖經知識裝備也很有限；年輕的同工幾乎都有大學學歷，但是他們大多被工作和家庭的重擔壓著，投入教會服事的時間精力很有限。

我們教會是很傳統的家長制，加上老傳道人生前十分體恤這群80後的弟兄姊妹——為了讓年輕的同工們少些壓力，事必躬親。因此，在老傳道人剛離世時，同工們都很迷茫，不知道怎麼接續教會的服事。



其中一個例子是：同工會上，年輕的同工們認為，我們應該接受教會同工存在年齡斷層的事實。既然教會中，沒有一個人有能力完全接替老傳道人的工作，因此教會應該謀求服事方式的轉變——由原來的“大家長”凡事親力親為、一言九鼎的方式，轉變為服事團隊共同探討、共同決策的模式。

而老姐妹們則認為，應該有（一位）年輕的弟兄接替老傳道人，成為教會新的帶領者。正好我們當中的一位弟兄，因為在老傳道人自知可能時日無多的時候，曾帶著他去參加地區的教會聯合會議，因此自然而然地被老姐妹們視為“接班人”。

然而，這位弟兄雖然樂意服事並且也承擔起教會很多事務，但他卻自覺各方面都尚有欠缺，無法承受教會負責人這麼重的職分……

關於教會組織架構走向的張力，只是一小方面，實際上在絕大部分的教會事務上，我們都面臨“怎麼辦？”的困境——按照過去既定的方式辦，還是順應形勢的變化，探索新的方法呢？

是包裝，還是品質？

很多年輕的弟兄姊妹在求學期間，經歷了跟傳統教會氛圍截然不同的校園團契聚會，是一種相對扁平化的模式。另有些人，則曾經在一些大城市，參與過城市新興教會，這種體驗也有別於傳統的家庭教會。因此他們更能敏感地察覺並接受處境的變化，也更願意嘗試去做一些改變，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來應對當下教會事工面臨的處境。

然而很多年紀比較大的弟兄姊妹，從小見識到的教會就是大家長制的模式，外加與此模式配套的經典流程和典型做法。他們在這樣的教會裡數十年如一日地過來了，就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傳統的方式就是他們的安全感基礎。因此，哪怕是細緻到在領聖餐時換了一首跟以往不一樣的詩

歌，都會挑動他們的神經，使他們感到不安。他們希望什麼都不要改變，但對於我們教會而言，處境的改變已然發生，不管大家願不願意正視。

那究竟需要變的是什麼？不需要變的又是什麼？

在中國生活過的人可能腦袋裡馬上蹦出電視上經常聽到的廣告詞——變的是包裝，不變的是品質。於是問題就變成了：什麼事情只是包裝，而什麼事情又意味著品質呢？

對於很多基督徒來說，看到這個問題大概會脫口而出：品質就是核心真理、基本教義、大使命，包裝就是做事情的具體方式方法。

這個答案誠然沒有問題，但關鍵在於這樣一個教科書式的標準答案，如何指導現實處境中教會遇到的問題呢？又如何明確地區分核心與非核心、基要與非基要呢？是不是又會引入新的、爭論不休的問題？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我想以我的能力大概是解決不了這些爭論的，但我想從信息學的角度來談一談，如何從變化與不變的張力中，切實做點什麼，透過包裝更多地觸碰到本質。

在信息學中，我們所要傳遞的有效內容叫“信息”（information）；而承載這些有效內容的載體叫“消息”（message），比如語言、文字、圖片、聲音等；而這些消息最終在信息系統中是怎麼被表達出來的呢？就是通過“信號”（signal）。

信號的定義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物理量。這裡的重點是“變化”，因為一個物理量如果不變，就沒辦法攜帶有效的消息。比如說一個信號一直是不變的，就像坐標圖上的一條直綫，那麼它就攜



帶不了任何的信息。但是如果它在一個時刻發生了變化，那麼我們就可以賦予這個變化一些含義，當我們感知到這個信號出現，我們就知道了這裡要傳遞某種信息。

很多教會都會有一些習以為常的做法。這些做法本身並沒有問題，但是在長久的歲月裡，若沒有很好地傳遞和重申事工的內涵，到最後很可能成了依樣畫葫蘆、有口無心，卻並不清楚為什麼要這麼做。

中國滿大街都是政治宣傳標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套用到我們的教會事工上，如果我們正在一項服事中既忘了初心，也不記得使命，只是日復一日地重複做著，就像坐標圖上的那條橫綫，只是存在，但傳遞不了任何信息。然而信息的傳遞其實是服事的重心——我們正是透過服事，將從上帝那裡領受的信息，傳達給被服事的對象。

在這種時候，如果有合適的契機，是可以做一些形式上的改變的。這可能會帶來爭議，但是也像一個信號，傳遞著某種信息，而這信息會帶來對事工本身意義的探討，使我們更清楚地明白我們在堅持什麼。

我曾經服事過一個團契，在每週日晚上都有禱告會。對於很多人（包括我）來說，從參加這個團契

的第一天開始，“禱告會”就是存在的，所以從來都沒有去思考過這個禱告會的意義，只是覺得參加禱告會挺屬靈。

直到有位弟兄提醒說，這個禱告會好像在完成任務一樣，總是例行公事地為上帝的國度、為執政掌權者、為這個國家、為這座城市、為我們的教會團契禱告，又總覺得缺點什麼。於是我們便改變禱告會的形式，採用分組的方式，有時候甚至是一對一禱告，不再是大鍋飯一樣的模式。

這個形式的改變漸漸引起大家的注意，同工也藉著這個契機，鼓勵大家去思考、探討禱告會的意義。在過程中，大家都認為禱告要建立在愛的關係上，而不僅僅是為著事務來禱告。後來我們有機會遇到這個禱告會的創始人，得知他發起這個禱告會的初衷，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建立更深的關係，在愛裡彼此守望。

就這樣，這個禱告會的“包裝”在短時間內的一次改變，成功地挽救了在歲月中悄然流逝的“品質”。

保羅的機智與頭鐵

我們小組最近在查考《使徒行傳》。在查到保羅結束第3次宣教旅程回到耶路撒冷，被猶太人構陷的經歷以及他的應對之道，我們感到了一些困惑。

保羅在面對羅馬軍官的鞭子時，巧妙利用羅馬公民的身份為自己免一頓皮肉之苦；之後又在猶太人的會堂裡四兩撥千斤，一句關於復活的話成功引起猶太人的內訌，從而可以脫身。有的弟兄姊妹覺得我們可以學習保羅的“靈巧如蛇”。

可是接下來，我們看到保羅對巡撫腓力斯的拉攏與討好不為所動，用審判的信息嚇退了這位“慕道友”；更令人不解的是兩年後，亞基帕二世表示如果保羅不堅持上訴於凱撒，就可以被釋放，可是這時候的保羅似乎變得不大聰明，堅持要上訴。

於是弟兄姊妹便困惑：我們究竟要學習保羅的機智，還是學習他的“頭鐵”（註）呢？有沒有什麼一以貫之的東西，在指導著保羅前後看似不一致的行為呢？

這位宣稱“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保羅，自始至終都在為他所堅信的道抗爭，不願意這道受任何的虧損和貶謫。這個信念指導著保羅應對的一切過程——在遭猶太人誣陷被抓後，他不願受刑以至於誣告的罪名被信以為真，使主的名受損；在面對腓力斯動機不純的“慕道”，他堅持傳講全備的福音；在亞基帕二世的“善意”面前，他又堅定地表達自己因著信仰沒有做過不義的事情，卻莫名其妙地被迫害，所以要在凱撒座前申辯。

我變了我沒變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c. 535 BCE-c. 475 BCE）說：“唯一不變的是變化本身。”（Logos。編註）

我們無法阻止滄海桑田的變換，很多時候也必須做出改變，而在其中就需要那“不變的”作為我們的指引，使我們的改變不至於誤入歧途，就像大

使命指引著歷代聖徒用不同的方式方法來宣揚福音、使人歸主。

而很多時候“變化”，也是為了“不變的”的信念，就如[海外校園機構]的文字事工三十幾年以來不斷變換著事工策略，這些都是為了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依然可以堅守上帝託付的使命，讓這個“不變的”使命不至於因為時代的變幻莫測而失焦。

我們也期盼我們的讀者、支持者可以透過常常變化的“包裝”，感受到我們一直堅持的“品質”，就像台灣歌手楊宗緯在《我變了我沒變》這首歌裡的一句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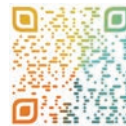
“我做了那麼多改變
只是為了我心中不變
我多想你看見” 

註：

網絡流行語，意思是頭像鐵一樣堅硬，指人固執、倔強。

編註：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最早將邏各斯（logos）引入哲學，用以說明萬物變化的規律性。其後，邏各斯的含意不斷發展，成為“邏各斯學說”。邏各斯學說對猶太教哲學及基督教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聖經中使用邏各斯（道）來指耶穌基督。早期的基督教教父們受新柏拉圖主義和斯多噶哲學影響，從而運用邏各斯奠下三位一體神學教義的基礎。



作者是[海外校園機構]編輯。

公義與靈命塑造

——與亞裔青年共創教會的明天

文 寧政

Arine Kim是一位韓裔美國人。2022年，她的一位朋友在加州的一家In-N-Out漢堡店吃飯，突然有一位白人男子問她和男性友人：“你們是奇怪的同性戀者……你是金正恩的男朋友嗎？”當事人就對方仇視與威脅的言詞報警，並慶幸沒有人在這次事件中受傷。(註1)

這不是一起單一事件。2020年3月到2022年3月間，一個“停止亞裔仇恨”的網站接到了11,467起投訴。而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後的3年裡，針對亞裔美國人社區的仇恨和種族歧視事件大幅增加，其中41%是針對18到35歲的亞裔青年。(註2)

對應上述現象，教會應該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幫助亞裔青年處理因疫情加劇的公義議題，這是整全靈命塑造的重要一環。

整全靈命塑造的觀念

傳統的靈命塑造，是關注青年的讀經，禱告，參加聚會和宣教。Melissa Brandes卻提出整全的靈命塑造應包括7個因素(註3)：

1. **身份**——身份指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和其他人的關係。
2. **意義**——我們對世界的解讀如何帶來不同。
3. **歸屬感**——年輕人渴望被接納。
4. **自我價值**——年輕人盼望經歷滿足和豐盛。
5. **照顧他人的能力**——年輕人期望有能力愛自己和他人，也接受別人的愛。
6. **反思**——對過往經驗的反思幫助年輕人建構有意義的人生。
7. **對以上6個元素的整合。**



這個模式的優點，是她看待靈命塑造是一個過程，需要在群體中完成，而且不限於在信仰群體內；對社會公義和弱勢群體的關懷，可以提升青年的意義感。

年輕人正在掙扎的問題有：我是誰？（身份問題）我屬於哪裡？（歸屬感問題）我可以帶來什麼不同？（意義問題）

對此，《哥林多後書》5章17-21節提供了一個和好的神學框架：在和上帝和好的根基上，與自己和好解決**身份**問題；與別人和好則是社區**歸屬**問題；和上帝創造的萬物和好，是滿足**意義**問題。要支持年輕人的靈命塑造，就不應該侷限於教會中的事工。

年輕人離開教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看見教會和他們所面臨的世界脫節。

Jean Twenge發現，年輕人離開教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看見教會和他們所面臨的世界脫節。（註4）其中，公義是上帝的屬性，也是舊約和新約中不

斷出現的主題。所以支持年輕人的靈命塑造，需要關注公義的議題。

種族歧視和疫情的雙重打擊

長久以來，亞裔社區一直面對兩個對亞裔的刻板印象：模範少數民族和永遠的外國人。

● 模範少數民族

模範少數民族的迷思，是指亞裔美國人可以實現美國夢，克服障礙，達到教育、經濟和職業的成功，不需要藉助政府的特別項目和扶持。

這個現象的出現，得歸於1966年《紐約時報》William Patterson的文章《日裔美國人的模式和成功故事》，以及Ellen Wu的書籍《有色人種的成功》。兩位作者都把日裔和華裔美國人的成功，歸功於正確的文化和家庭價值觀。

迷思的問題，是忽視了亞裔美國人是一個在語言、文化和歷史上，都非常多元的群體，存在著經濟收入不平均的巨大差異。這種迷思也將亞裔社區置於與其他有色人種，特別是非裔美國人社區的對立面。

此現象對亞裔青年造成的危害，是使有需要的亞裔青年，無法獲得足夠經濟幫助和心理健康資源，也讓亞裔青年經歷比同齡人更高水平的羞恥感——如果他們感到自己沒有達到所謂“成功，高成就的亞裔”的期待。

● 永遠的外國人

另一個刻板印象是永遠的外國人——華裔和其他亞裔無論在美國生活了多少年，都被視為外國人。

這種歧視已經從赤裸裸的從“滾回亞洲”這類歧視性語言，發展為微歧視。微歧視通常的表現，是出於好奇心的詢問或好意的誇獎：“你從哪裡來？”“你的英語為什麼說得這麼好，沒有口音？”這些表達的潛台詞是，亞裔美國人即使出生在美國，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也被看作不如歐洲裔的美國化。

永遠外國人的刻板印象，在亞裔青年嘗試融入白人身份時，造成他們對自己的亞裔父母和亞裔群體有負面的看法。

● 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的爆發，加劇了經歷過種族歧視的亞裔青年的心理健康的挑戰。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曾經出了一期特刊，研究疫情中亞裔社區的心理健康。其中，Xiaodi Yan指出，針對亞裔有四種最常見的歧視行為（註5）：

1. **非言語的拒絕**——亞裔被視為潛在的病毒攜帶者而被迴避。
2. **言語的拒絕**——很多亞裔經歷諸如“滾回中國”的歧視性語言。
3. **對身體或經濟相關的攻擊**——很多仇恨犯罪是針對亞裔的人身和財產。
4. **針對亞裔種族歧視的媒體曝光**——很多亞裔因為讀到大量通過新聞和社交媒體報導的亞裔仇恨事件，而感到焦慮。

這些因著種族身份帶來的歧視，對於亞裔青年有很多影響。Virginia Huynh指出，已經建立穩固族裔身份的人，在面對歧視時，可以通過自己的族裔社群，獲得支持和對壓力的分擔。另一方面，還在探索、建造族裔身份中的人，則會因為這些歧視而造成心理健康的巨大壓力。（註6）

亞裔青年在他們建立身份認同的關鍵時期，對他們心理健康的關注和支持，刻不容緩。

教會的應對和屬靈操練的實踐

談到屬靈操練，很多人會聯想到初代教會或中世紀的修道士，認為這些和我們現代基督徒和教會相差甚遠。

富樂神學院教授Scott Cormode說，屬靈操練的更新與實踐，可以幫助年輕人創造能共同分享的希望故事，解釋經歷的渴望和損失，從而促進靈命塑造。

這些看似古舊的屬靈操練有四個特點：第一，屬靈操練在幾個世代以來塑造基督徒的身份，歸屬



感和作為基督徒的意義。第二，每種屬靈操練都指向和達成一些美德。第三，屬靈操練有特定的標準。第四，屬靈操練在不同的時期，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註7）

筆者推薦幾個教會可以幫助年輕人靈命塑造的屬靈實踐：傳講見證，根植文化的社區，參與公義和慈善事工。

1. 傳講見證

NSYR (National Study of Youth and Religion) 的研究顯示，年輕人正面臨一個問題，是不能清楚地闡明他們的信仰和故事。Amanda Drury認為，分享見證對於塑造年輕人屬靈身份有重大幫助。她建議教會，幫助年輕人期待和辨明上帝在他們周遭的世界和在他們生命中的同在：藉著沉浸在“上帝談話”中學習詞彙，並提供機會讓他們在小組和教會中分享見證。（註8）

2. 根植文化的社區

Christo Thesnaar在幫助結束種族隔離的南非年輕人走向醫治和和好的過程中，強調象徵和儀式的重要性。（註9）華人教會在強調在基督裡的身份之外，也要幫助年輕人探索、建立和族裔文化的連結。

富樂神學院曾經有一次崇拜，特別以亞裔為聚會主題。在聖餐禮時，學生每8個人一組坐在一圓



桌前，在院牧祝福禱告後，相鄰的兩個同學會為彼此斟茶，分享一個蒸好的饅頭，作為主餐。

這根植於傳統基督教儀式的聚會非常有創意：圓桌代表合一；食物代表中華文化。這有助於亞裔青年探索、認同自己的文化身份。

3. 參與公義和慈善事工

如何在亞裔移民教會中，推動公義和慈善事工呢？

富樂神學院教授Soon-Chan Rah給出了以下建議：第一，教育事工。第二，價值傳遞。第三，開展滿足教會內需要的事工。第四，和其他的教會、機構配搭開展事工。第五，道成肉身的事工。第六，關注機構性的公義問題——不僅關注、為亞裔社區的社會公義，種族公義等議題發聲，也要和其他族裔互動，為其他族裔的公義議題發聲。（註10）

結論

亞裔青年正在掙扎的身份、歸屬和意義的問題，是他們靈命成長中重要的部分。

長久以來，亞裔移民教會專注在自己的舒適圈中，忽視了對社會發揮福音的影響力和實際參與。如今，年輕人的不斷離開，反映了他們的困惑和憤怒。教會應該反思，成為一個安全的環境，讓年輕人可以回應和發展對這些問題的探索。

屬靈操練的更新與實踐，是其中一個可以把教會和年輕人連結起來的有效工具。亞裔青年不是教會的問題，而是教會的明天。他們的跨文化的經驗和能力，可以使他們勝任移民教會的橋樑，成為少數族裔社區的使者，且在一切的掙扎中，見證上帝的公義和憐憫。ocm

編註：

限於紙刊篇幅，讀者可上官網<https://behold.oc.org/?p=60113>；也可掃碼一覽本文詳細參考資料。



作者來自中國，現在美國加州牧會，同時在富樂神學院進修教牧學博士，研究方向是亞裔青年的靈命塑造。

主啊！我心愛你

——憶趙君影牧師

我眼流淚，我心破碎，主啊，我心愛你！
或遭敵對，或遇誤會，主啊，我心愛你！

文 許萬常

因著主的恩典，我信主和立志獻身傳道是同時發生的。對我來說，這似乎是一件很合理的事，當傳道人理當作為信徒首選，不是嗎？上帝只有一個寶貴的獨生子，一出生就把祂奉獻當傳道人。

要經過曠野

那一直都是心的抉擇，並未經過深思熟慮。

回想起來，人生很多事情，都是心先做了決定，腦子再來想辦法應付。感情衝動的人一直都是如此：情緒把自己搞得一團糟，然後再由腦子出面來收拾殘局。

趙君影牧師是中國教會中的名牧（編註），能詩能文中英俱佳，是個為主大用的僕人。二十世紀70年代，他有好幾年的時間，年年從美國回台灣，針對台灣的大學生舉辦英文福音營。

營地在風光明媚的日月潭，聚會是在俯視湖光山色的凱歌堂，那是蔣介石與夫人曾經敬拜的地方。與會的人住在日月潭的教師會館，對學生來說，也算是一個奢侈的住處。

當年我參加聚會應該是在大一的暑假，還是個年輕氣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夥子，頗有為神國成就大事的雄心。而講員趙牧師當時已屆退休年齡，他跟師母都身材



瘦小，人生盛世已過，看起來並不起眼。牧師還稍有駝背，像是壓傷的蘆葦。

儘管自己早已決定獻身事主，但是對事奉生涯一無所知。趙牧師在會中常提到一些傳道生活的見證，算是對我的一個提醒：跟隨主的旅途並非天色常藍、花香常漫。

的確，主並未應許我們一個玫瑰園子。事奉主的旅途荊棘滿佈，果真是這個景況：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參《書》3：4），更甚的是，這條路要經過曠野。

主啊！我心愛你

有一次，趙牧師回憶說：有天他要外出講道缺乏路費，並且家裡也快要斷糧。在這山窮水盡的時候，只好狠下心來跟師母商量，把家裡唯一值錢的東西——夫人的結婚戒指拿去典當。

於是，夫妻結伴在細雨濛濛中，走過鄉間泥濘的小路到了當舖。兩人一時之間百感交集，臉上參雜著雨滴和淚水，數不盡事奉主的艱辛。

返家之後，牧師寫了一首詩歌，題為《主啊！我心愛你》。

以下是其中部分歌詞：“我眼流淚，我心破碎，主啊，我心愛你！或遭敵對，或遇誤會，主啊，我心愛你！衣不蔽體，食不充飢，主啊，我心愛你！”

在會中，趙牧師親自教我們唱這首詩歌，年輕的我也唱得淚流滿面。不過，當時的感動全憑想像，對於事奉主的艱辛，可要等到幾十年後才能明白。

事奉主的道路倒也不全是衣不蔽體，食不充飢的經歷。趙牧師常在會中見證與主合一的美好，以及他跟主以愛相繫的甜蜜，那種感覺真是在地如天，無可比擬的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他也曾經寫了一首詩歌來描述這種心情，題為《主若是》，這是裡頭的第一節：“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綠葉一片，主與我心心相印，緊緊的以愛結連，任憑是風狂雨暴，同甘苦朝夕相見，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綠葉一片。”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果然獻身傳道首要一個敬虔的妻，不然趙師母怎麼肯把結婚戒指拿去當掉？

感恩上帝，祂也賜我賢慧的妻。婚後妻子始終任勞任怨，跟著窮傳道一起受苦。值得謝恩的是，如今她的婚戒還在指上；不過多年來，我一直也都是城裡當舖的常客，為的是買賤價的流當品，作為3個孩子慶生或聖誕禮物。

兩者造訪當舖的目的有所不同，在這方面，我倒比趙牧師強了許多。

果真是多給誰就要向誰多取（參《路》12:48），儘管我倆對神國的貢獻有天壤之別，然而事奉主的經歷卻有異曲同工之妙。上帝並不虧待人，誠如倪拆聲弟兄在詩歌中所說的：“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東西，你以自己來代替。”

主是生命中唯一無可取代的。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這種豐盛的生命非身歷其境不能理解，是“連搖帶按、上尖下流”地福杯滿溢。誠如《詩篇》所寫的：“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詩》126:5-6）。

牧師和師母早已被主接去了，他們當初可能從未料到，在許多大學生當中，有這麼一個其貌不揚、身無分文的窮光蛋，竟然也成了他們禾捆中的一粒小麥子。ocm

編註：

趙君影（1906-1996），生於南京。曾成立全國基督徒大學生聯合會（學聯）、基督教中華歸主協會，創建香港培靈學院、新加坡神學院和中華歸主神學院（洛杉磯），長期是中國學生歸主運動與神學教育的推動者。

相關文章可參考《學聯會的成立》（賀宗寧/蘇文峰）。
<https://behold.oc.org/?p=33602>



作者來自台灣，現住美國德州。為道學碩士與英美文學博士。曾任大學老師與教會牧師。現已從職位退休，專心講道與寫作。

得未得之地

——從約書亞到佛龕被拆



文 盧潔香

“天，是耶和華的天；地，祂卻給了世人”。（《詩》115：16）土地，是上主厚賜世人的一份禮物，使人對它滿了深切、激情與眷戀，而對於宣教士來說，土地是帶著使命與召命的神奇之地。

土地不老，人易老

那天靈修時，我讀到上帝對約書亞說的話，心中不禁一顫，如同聖靈耳語：“你年紀老邁了，還有許多未得之地。”（《書》13：1）平時這節經文好像對自己並沒有特別的意義，但在今天卻凸顯在面前。自己的白髮越來越多，從隱藏到顯露，才深深感觸到歲月不饒人。

當年的約書亞，雖然老態龍鍾，但他顯赫的戰績卻不可勝數，轉戰南北征服了迦南地31個王（參《書》12：24）。我實在震撼這位老人指揮並贏得一場場的勝仗。不要說31個王，就算31隻“小強”（蟑螂）也都讓自己大驚失色。

最近在金邊恩典堂辦公室時，為了打死一隻蟑螂自己竟摔倒在 地上，被花盆磕傷了腰。這是我最近一個月中第二次摔倒，感覺把持身體重心的平衡力越來越弱，說倒就倒。

因此，實在驚訝於那個時候的約書亞，年雖然80有多，但仍然精神矍鑠，目光炯炯。這一種“驥老伏櫪，志在千里”的豪邁氣概，不正是今天的宣教士所應該具備的特質嗎？

5個未得之地

就是這一位寶刀未老的約書亞，儘管年紀老邁，上帝仍然給他頒

佈戰令：在你面前仍然有許多未得之地。

本想可以解甲歸田，安享天倫含飴弄孫的約書亞，此時又要披掛上陣了。上帝給約書亞的軍令再清楚不過：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參《書》13：2）。那裡有5個非利士的首領所管轄的5座重要城市，約書亞若要克敵制勝，不僅要本領高強，更重要的是有上帝同在的篤定。

非利士人5個首領所管之地，不僅在當時很難攻克，在今天也有其特別的“含義”：

“迦薩”意為剛硬者：他們對上帝的心頭硬剛硬，如同埃及的法

老硬著心抵擋上帝的命令；“**亞實突**”以掠奪為旗號，盜賊來無非是偷竊毀壞；“**迦特**”是以酒醉著稱，受當今世俗觀念的影響，人更喜歡追求刺激、感覺，情感上的放縱，以致帶來心靈上的麻醉與失控；“**以革倫**”是一片流離失所，隨波逐流，沒有了立場，失去了判斷是非的能力；“**亞衛**”以殺戮、毀滅，摧毀消滅為目標。

回顧70年代的柬埔寨在紅色高棉統治期間，將整個國家和民族完全摧毀，而現代化戰爭所潛伏的危機是將整個世界給摧毀。在迦南地這5座重要城堡，不正是今天世界的真實寫照嗎？

我們也常常在這些巨大的挑戰和災難面前，有一種時不我待又力不從心的感覺，因而脫口而出的，卻是：主啊，願你快來！

但此時的約書亞，他不僅領受了上主的吩咐，要得著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並進一步將這些地分給以色列人為業。（參《書》13：6-7）老邁的約書亞仍然以遵行上帝的吩咐和命令為己任，我們又有什麼理由鬆懈呢？

今天，上帝豈不是要完全得著我們，並讓我們以基督為業，在地極為祂作見證嗎？

佛像搬走了

在柬埔寨鄉村，坐落著一個孤兒院，葉弟兄有好幾次跟我特別提到這所孤兒院。他為孤兒院籌款，安裝了一個價值一萬美元的淨水系統。他說，在這所孤兒院短宣的張弟兄在多年前就認識我。

這孤兒院曾一次次與我相遇，而又一次次被我忽略了。直到有一天，這位張弟兄特意從鄉村來到金邊恩典堂，向我介紹孤兒院事工，邀請我進去看看他們。這為我心中，安放了一份深深的牽掛。第二天我放棄休息日，直奔這地。

孤兒院裡有65位孤兒。院長是一位中年人，原是一位在寺廟裡做了10年的和尚。他經營這所孤兒院已有20年，為的是幫助在柬埔寨中這些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孩子。


他邀請我們，以耶穌基督的愛去幫助他們；我站在他們中間，向他們介紹耶穌基督的愛。課室對開是一個寺廟，供放著一個大大的鍍金佛像，此刻一種站在地極的使命感，油然而起。

一個月後，我們到他們當中舉行聖誕節佈道會，不僅一隻隻小手舉起來願意相信耶穌，坐在孩子

們最前面的院長、副院長也舉起了手。我告訴他們，今天你們知道舉手意味著什麼嗎？我指著在外面的佛像說，意味著以後不能再去拜那些偶像，你們明白嗎？他們大聲回答：明白！

院長說，他一直在尋找神，一位真正能夠幫助柬埔寨人的神。他一直在觀察，在尋找，他說，佛教的神是幫助死人，而基督教的上帝是幫助活人的。

又過了兩個月，孤兒院裡的佛像被搬走了，佛龕被拆掉了。

我給孤兒院起了一個新名：確信之家。我告訴他們，上帝使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到豐盛之處。上帝的榮耀在這未得之地彰顯，如同當日約書亞得著迦南地一樣。 



作者為宣教士，創建金邊基督教會恩典堂，現亦為加神·國際使命學院院長。

19世紀的公共神學實踐者

——你所不知道的芬妮·克羅斯比

芬妮並不完美：她是生命鬥士、信心巨人，但她也是平凡如你我的罪人。

文 王星然



歷史上有許多屬靈偉人，往往被後人“神話化”，以致他們再也很難走下神壇，還原成人。

但也許有一天我們無意間發現，原來這些“女神”、“男神”竟然還有點人味兒，這總能讓我們心裡緩緩升起一股暖流……

我與“福音詩歌之后”芬妮·克羅斯比 (Fanny Crosby, 1820-1915) 的“相遇”，就有點這樣的心情。(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5v9i-worAU&t=129s)

福音詩歌之后

自幼在教會司琴，我很早就熟練許多芬妮的詩歌：《榮耀歸於真神》、《有福的確據》、《主凡事引導》、《讚美救主》、《更親近恩主》、

《祂藏我靈》、《安穩在耶穌手中》、《對我述說耶穌故事》……都刻印在我的信仰DNA裡，在我人生高低起伏的時刻，不論是其中的信息、弦律或和聲，都成為我與上帝對話的背景。

芬妮被譽為“福音詩歌之后” (Queen of Gospel Song Writers)，留下超過9000首聖詩。她的創作量之豐沛，令人乍舌！由於怕影響出版銷路，出版商不想詩歌集裡全都出現女性名字，因此她還用了將近200個男性化的筆名。

以產量而言，教會歷史上，大概也只有查理·衛斯理 (Charles Wesley, 1707-1788) 能與之並肩。即便如此，衛斯理也只能以8909首歌居於其後。而芬妮終其一生是個盲女。

素來，我一直以為芬妮是一位像創作《迦南詩選》的小敏那樣，是來自農村的純樸詩人。直到讀了她的傳記，那個“村姑形象”才發生跌破眼鏡的巨變。

風雲人物

首先，芬妮受過良好的教育。1835年，15歲的芬妮進入了全美仅有的兩所盲人學校之一：New York Institution for the Blind就讀。在校期間，她就是風雲人物(註1)，才華很早就受到肯定。

1843年，僅23歲的她受邀到國會朗讀她的詩作，成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在參議院演說的女性。1846年，她再次受邀，這次是對參眾兩院演講，呼籲政府重視盲人教育。其間她還應邀在白宮音樂會(當時的總統是James K. Polk)自彈自唱自己的詩作。晚年，芬妮出版自傳，寫序的是她多年好友克里夫蘭總統 (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



為盲人發聲

其次，年紀輕輕的芬妮就成為在美國政治圈中，為盲人權益發聲的人權代表。她為紐約、紐澤西、波士頓、費城的盲人教育發聲，非常活躍。我也是讀了她的傳記，才知道芬妮年輕時在政治上頗具影響力。她是民主黨的長期支持者，還曾寫歌幫助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助選。

當時美國的兩黨政治是民主黨和輝格黨，共和黨剛成立不久，而且當時的共和黨和現在的共和黨政治訴求非常不同。現在提起共和黨，馬上會想到的是：支持擁槍權、資本主義、宗教自由、反墮胎。但在當時共和黨最大的訴求卻是解放黑奴。林肯是共和黨被選出的第一任總統，而芬妮贊成解放黑奴。

實踐公共神學

芬妮年輕時投身於爭取盲人權益；至人生下半場，則專注於城市貧窮救援。她是被紐約Sixth Avenue Bible Baptist Church按立的城市宣教士。

為此，她搬到曼哈頓最危險、最糟的區域，去接近社會看不上眼的“低端人口”——少數移民，貧困的家庭，離家的青少年，街頭遊民……和他們做朋友、幫助他們、向他們傳福音，她是大家口中的“芬妮姑姑”(Aunt Fanny)。

60歲，別人準備退休，她的生日宏願是：求主幫助她專注關懷窮人。如此，城市救援工作一做近30年，直到她的身體不能再負荷為止。她自己說：希望被人記得是宣教士，勝過是個詩人。

芬妮·克羅斯比可說是新時代女性：受過完整教育，上帝賜她能力和機會站上社會舞台的中心。那種在封閉環境下長大的“乖乖牌形象”，與她相距甚遠。盲眼的她從來不是社會邊緣人，在人群中總是因才華橫溢站在C位。

21世紀大家愈來愈關注公共神學，但19世紀的芬妮早已走在時代前沿，她是親身去實踐公共神學。

情願選擇失明

當時，城市裡受新式教育富知識的女性，很可能會質疑她們的信仰傳統，更何況像芬妮這樣還經歷過諸多人生的不幸和不公平。但芬妮對上帝的信仰始終是真實而堅定的。

曾經有人感歎：上帝如此無情，竟然從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姐妹身上拿走她的視覺。沒想到芬妮聽見後卻回應：如果我有選擇權，我會情願選擇失明。

她說：一生眼盲是上帝特意給她的祝福。為此，她感謝上帝。如果上帝給她選擇，瞎眼或能看見，她寧願選擇瞎眼。她怕自己被這

花花世界吸引干擾，以致不能專心創作，唱詩讚美上帝。

慕迪佈道會



艾拉·奇 (Ira D. Sankey, 1840-1908) 與芬妮·克羅斯比 (Fanny Crosby, 1820-1915)

19世紀下半，慕迪 (Dwight L. Moody, 1837-1899) 和艾拉·桑奇 (Ira D. Sankey, 1840-1908) 在美國各處佈道 (後者是佈道會的千人詩班指揮)，帶領成千上萬的人歸信基督。這個佈道事工對符合時代語境的新聖詩，有很大的需求。

此時，歐洲留傳來的那些古英文詩歌，比較難以讓美國人接近。他們需要貼近時代，又有好的神學底蘊和聖經基礎的詩歌，讓普羅大會可以輕鬆學習，朗朗上口。芬妮的作品就符合這個需求，她遣詞用字，淺顯而易懂，純樸而洗練，優雅而流暢。

從1876開始，芬妮、慕迪及桑奇成了長期合作夥伴。桑奇回顧他們的佈道事工之所以能有很好的功效，首要歸功於聖靈的大能與作工；再來是芬妮譜寫的歌，在19世紀的北美教會復興運動中，扮演吃重的角色。

流行vs 傳統

保守教會人士往往對流行曲風的詩歌嗤之以鼻，推崇芬妮的“傳統”詩歌。殊不知，當初芬妮創作那些我們稱之為“傳統”詩歌的目的，就是要它能流行，最好大家都能口唱心和！

平時芬妮就會在鋼琴上，用當時流行的“紐奧爾良爵士樂風”(Dixieland style)彈奏自己寫的作品，自娛娛人。

哦！對了！唱《白色聖誕》的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 1903-1977)恰是她的親戚。

芬妮會創作世俗流行音樂，並不令人意外，她的世俗作品也大受歡迎。根據Variety Music Cavalcade的記錄，芬妮和George Root(1820-1895，註2)合作的There's Music in the Air是1854年最受歡迎的流行金曲之一。如果當時有告示牌排行榜，這首大概會登上年終的前10名。

她的軟弱

像芬妮這麼成功的、集多重身份

於一身的詩人、傳道人、宣教士和社會運動者，又這麼有影響力（我們都快忘了她是盲人），難道沒有軟弱和缺點嗎？

當然有！

因為事工的煩忙，她幾乎是一年四季都在外頭服事，到處講道，馬不停蹄地周遊列國，沒有固定的教會。這也是一些在機構服事的名牧可能會有的現象。

光是在紐約，芬妮常去的教會就有：循道會(Methodist，芬妮的神學傾向比較衛斯理)，浸信會、美國聖公會、長老會，還有荷蘭改革宗……她曾經表示最欣賞東北荷蘭改革宗教會(North East Dutch Reformed Church)的牧師Theodore Ledyard Cuyler的講道。

總之，她沒有固定教會的生活。



芬妮和生先生Alexander van Alstyne

另外，比較難以啟齒的是，她有一個不太成功的婚姻。我們可以想像每天有這麼多事工，這麼多朋友和粉絲，還要從事創作……哪來的時間經營婚姻？

她的先生Alexander van Alstyne(1831-1902。友人叫他Van)也是個盲人，彼此是學校同窗好友，相識相戀，走入婚姻。Van是學音樂的，為兩所教會彈管風琴，並教授私人鋼琴學習。Van也作曲，只是曲風古典，不夠流行，普羅大眾無法朗朗上口，常被出版社退稿，所以夫妻倆極少合作。

再者，Van比較內向，他不像芬妮習於拋頭露面，享受公眾生活，搞政治關說(盲人福利)，做慈善和城市宣教，又佈道開大型福音音樂會……Van是個安靜的人。

他們長期處於分居的狀態，各過各的；沒有離婚，偶爾會碰個面，有時還會在福音營會裡一起服事。

芬妮婚後沒有冠夫姓van Alstyne，據說是先生同意的。這在當時也很不尋常。她曾在傳記中坦承，婚姻裡老公Van有他的錯，而她也自己的問題。但兩個人還是彼此忠誠，相愛相守到最後(註3)。

不一樣的畫風

走筆至此，讀者心中的芬妮肖像是否會有很不一樣的畫風？比

方說，當我們在唱《有福的確據》時，我們不只是在唱《有福的確據》，而是在唱一位長期與丈夫分居的姐妹寫的《有福的確據》。

芬妮並不完美：她是生命鬥士、信心巨人，但她也是平凡如你我的罪人。在繁重的服事中，她會覺得靈命枯乾，會覺得離上帝遙遠。特別在讚美和掌聲中，她也會受試探，會軟弱……

所以，芬妮說她需要常為自己的靈魂警醒，需要上帝的恩典來托住。這些都寫在她的詩歌裡。



晚年的芬妮，髮型還是當時最流行的。

《有福的確據》

1911年，91歲的芬妮應紐約循道會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之邀，主講福音聚會。教會包下了卡內基音樂廳 (Carnegie Hall)。那一天，有5000人來參加。

當她走上講台，會眾中有人說，快找張椅子來給老太太坐下。芬妮卻用洪亮的聲音說，我不需要，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芬妮活到95歲。她的墓碑上，刻著《有福的確據》第1節：

有福的確據，耶穌屬我，
我今得先嘗天堂的榮耀！
為父神後嗣，已得救贖，
從聖靈得生，寶血洗淨。



而墓碑的背面，刻著《馬可福音》14章8節：“她所作的，是盡她所能的。” 

註：

1. 19世紀受教育的女人本就不多，更遑論盲女。但上帝讓芬妮在這裡學習哲學、文學，如讀歷代文學家的作品。她也喜歡天文學，就是不喜歡數學。在這裡，芬妮學會了鋼琴、管風琴、豎琴和吉他，此外她還是訓練有素的女高音。除了寫詩，芬妮也會譜曲。芬妮在這裡學習8年，畢業後又留校教書2年。芬妮在校就是風雲人物，妥妥的學霸。她經常代表學校朗誦她的詩作，敬賀並歡迎來訪的貴賓，甚至到一個地步，校長Dr. Silas Jones怕她得到太多稱讚而心高氣傲，影響學業，一度嚴禁她發表詩作（這校長也是奇葩一朵）。
2. George Root是音樂創作者，教育家，芬妮和他合作過60多首流行歌曲。
3. 芬妮很少談及她的婚姻，1903年她極罕見地在Will Carleton出版的傳記裡透露：“He had his faults—and so have I mine, but notwithstanding these, we loved each other to the last”。



作者來自臺北，任職于密西根州政府IT部門。

真正的聖誕精神

文 受教舌



讀經：《太》2:1-18



背誦：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太》2:3）



第一個聖誕是在不安、肅殺氛圍中來臨的。希律王本是以東人，借助羅馬軍隊奪取以色列政權，為鞏固權力不惜殺害髮妻和親信，是個卑鄙、無恥之徒。這樣的人聽說真正的以色列王要來，自然非常害怕。

但讓人奇怪的是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們不是一向盼著救主彌賽亞到來嗎？關鍵就在於，當時的耶路撒冷人認為彌賽亞來了，是要領著他們跟羅馬打仗，救他們脫離鐵蹄。目標好，但過程險，說不定自個兒就會成為炮灰。所以，合城的人心裡不安。說白了，他們怕失去目前的安穩現世和靜好歲月。

其實，希律和百姓都多慮了。耶穌來不是跟大家拼搶同一把椅子的，祂要帶來上帝的國度和救贖罪人的恩典。借用莊子講過的寓言倒很適切：貓頭鷹撿到腐鼠，正要吃，忽發現頭頂一隻鳳凰在

飛，就大大不安，對著鳳凰大喊大叫。鳳凰哈哈一笑，說自己非梧桐不歇，非甘泉不飲，這隻腐鼠，還是你留著慢慢享用吧！

真正的聖誕精神，就是要對吃腐鼠的世界展示鳳凰的境界：竟然還有那樣一種生活！“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2:14）。

默想：耶穌不是來搶走我的快樂，而是賜給我真正的大喜樂。

禱告：天父，讓我因著聖誕的來臨而放下患得患失的不安，得著屬天的平安喜樂。也盼望你將這平安喜樂賜給那麼多不是因為缺餅而饑餓，不是因為缺水而乾渴的人。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ocm

本文選自《舉目》官網“牧者恩言”欄目；同時可以從“微讀聖經”APP的“每日靈糧”的“牧者恩言”中閱讀，或自附帶音頻傾聽文章朗讀。每週一至週六，由牧者帶領靈修，傳遞恩典真理，敬請關注：<https://behold.oc.org/>



末世雙城

——新耶路撒冷和巴比倫

文 吳獻章

精彩的雙城對比

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長篇歷史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大文豪狄更斯以並排比句，作為全書的開場白：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日，也是愚昧的年日；這是信仰的紀元，也是懷疑的紀元；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應有盡有，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徑直奔向天堂，我們徑直奔向地獄！”

這精彩的對比，逐步引出以倫敦、巴黎兩大城市為舞臺上演的一個動盪時代的血淚故事。

有學者將《啟示錄》，稱為聖經中的“雙城記”。老約翰在拔摩島所寫的啟示錄，以兩個城市為對比：新耶路撒冷城，和巴比倫城。正如狄更斯用對比來開始他的《雙城記》，老約翰在《啟示錄》17-22章中，也用了更加精彩的對比，描述末世的兩個城市：

一、坐落在高大山上的新耶路撒冷(參《啟》21:10)，有上帝的帳幕，並以羔羊為聖殿(參《啟》21:3、22)。

在眾水之上的巴比倫(參《啟》17:1)，是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汙穢之靈的巢穴(《啟》18:2)。

二、聖城有上帝的帳幕同在(參《啟》21:3)，沒有任何不潔或可憎之物(參《啟》21:27)。

巴比倫卻充滿各樣的不義(參《啟》18:5)。坐在其上的淫婦手中的金杯，盛滿汙穢和可憎之物(參《啟》17:3-4)。

三、屬於上帝的聖城，沒有死亡、眼淚、悲哀、哭號、疼痛等(參《啟》21:3-4)。有生命水、生命樹，叫乾渴的得滋潤，萬民得醫治(參《啟》21:6、22:1-2)。

敵對上帝的巴比倫城，欺騙萬民，叫萬民喝邪淫、大怒之酒。巴比倫要徹底傾倒(參《啟》14:8、18:2、21)。

末世的人必須做出選擇：跟從羔羊或獸，成為新婦或淫婦，最後住榮耀的新城或淪亡的巴比倫！

難怪老約翰傳達他所聽見的：“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巴比倫）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災殃。”（《啟》18:4）他並如此敘述新耶路撒冷：“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裡原沒有黑夜。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啟》21:25-26）。他呼籲上帝子民，要“進入”聖城（參《啟》22:14）！

兩城居民分道揚鑣

列舉了這兩個城的迥異屬性後，約翰也用強烈的對比，描繪這兩個城的“居民”（大淫婦和新婦）：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啟》17:1）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啟》21:9）

如此便凸顯了在末世裡，能住在屬於上帝之新耶路撒冷的新婦，從此進入了最好的時代、智慧的年日、光明的季節、希望的春天，走向天堂。相對之下，住在敵對上帝之巴比倫的大淫婦，從此將進入最壞的時代、愚昧的年日、黑暗的季節、絕望的冬天，因為將一直走向地獄！

兩者在永恆裡的命運，明顯有天壤之別——永生與永死！在這兩個城的對比中，《啟示錄》達到最高峰，從此人類分道揚鑣地進入“永生”和“滅亡”的“末世雙城”！

人要選擇哪一邊？

淫婦和新婦兩者的命運，有天壤之別。人要選擇哪一邊？

淫婦“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參《啟》17:3），因此無可避免地被公義的上帝審判，下場是“燒淫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參《啟》19:2-3）。

另一方面，老約翰以光明潔白細麻衣的穿著，以及貫穿《啟示錄》七福之一的“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啟》19:9），來描繪羔羊婚筵的新婦——新婦蒙福是因為站在羔羊這邊。而淫婦落入永死，就因她站在與上帝對立的獸那邊！

約翰用足足兩章的篇幅，來描繪末世的焦點——被撒但所掌控的淫婦與巴比倫如何被審判（參《啟》17-18）。

接著，他的筆鋒又轉向天上：在連續4次的哈利路亞聲中（參《啟》19:1-6），羔羊騎著白馬，以得勝者姿態出現，迎娶祂的新婦（參《啟》19），預備新婦進入新耶路撒冷城（參《啟》21-22）。

明顯的，人間喧囂的“撒但/淫婦/巴比倫”等，對於“羔羊/新婦/新耶路撒冷”，終將被審判（參《彼後》3:10）。

亦即，約翰用3組對比（新耶路撒冷-巴比倫，羔羊-獸，淫婦-新婦），刻畫出《啟示錄》17至22章的異象：世上的人被“獸”所迷惑，心甘情願成為“淫婦”，住在“巴比倫”。



上帝通過“羔羊”，吸引上帝兒女成為“新婦”，預備進入“新耶路撒冷城”！

老約翰強調：上帝藉著羔羊勝過獸，以新婦代替淫婦，並為新婦預備新城，取代人間墮落的巴比倫城。他向讀者呼籲，末世的人必須做出選擇：跟從羔羊或獸，成為新婦或淫婦，最後住榮耀的新城或淪亡的巴比倫！

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南北戰爭時，北軍和南軍都向上帝祈求贏得勝利。有人問當時的總統林肯：“兩邊都向上帝禱告，上帝不為難嗎？祂該幫哪一邊？”林肯回答：“我關心的不是上帝是否站在我們這邊；我最關心的是站在上帝那一邊，因為上帝永遠是對的。”
(Sir, my concern is not whether God is on our side; my greatest concern is to be on

God's side, for God is always right.)

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 (Viktor E. Frankl) 在《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 中寫道：“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態度。”

約翰通過“末世雙城”呼籲：不要選錯！因為在上帝永恆的計劃中，在通往永恆的道路上，人的選擇決定了自己的結局。

耶穌在登山寶訓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太》7:13-14)

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的第二部 (11至22章) 也說：地上城 (巴比倫城) 和上帝城 (新耶路撒冷城) 起源不同，進程和終局也是迥異！

班揚更在《天路歷程》中呼籲，在世上作客旅的上帝兒女，要選擇對焦新耶路撒冷城！

人們天天做選擇：選中餐，還是西餐？就讀哪個學校？投誰一票？移民哪個國家？等等。人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例如雅各的兒子們，不能推諉賣弟弟（約瑟）之惡（參《創》50:20）。連白色大寶座前，上帝審判的原則也是“都照各人所行的”（參《啟》20:13）。

誠然，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權下，“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傳》3:1）。然而上帝的“預定”和人的“自由意志”間，並非那麼水火不容！故此，約翰在這本“末世雙城記”裡呼籲，在永生與滅亡的重要抉擇上，絕對要慎思明辨，不要將自己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八條重要的教導

《啟示錄》用兩城、三組鮮明的對比（新耶路撒冷-巴比倫，羔羊-獸，淫婦-新婦），給予了信徒諸多重要的教導：

1. 末世的結局，並非條條大路通羅馬。

末世可走之路，其實只有兩條可選：新耶路撒冷城，或巴比倫城。人不能腳踏兩條船，不能走寬門的同時又走窄門，也不能同時住新耶路撒冷和巴比倫，更不可能已經困在硫磺火湖，還能踏入新耶路撒冷。

2. 沒有永恆的眼光，就會被今生所迷惑。

遭上帝審判的淫婦和大巴比倫城，也用寶石作裝飾（參《啟》17:4, 18:16）。撒但就是藉著大淫婦奢華的生活，誘惑世人。今生充斥著迷惑人的價值判斷啊！

3. 往滅亡的路寬、人多，但是結局悲慘。

當獸和假先知，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時，其跟從者，也將被利劍擊殺（參《啟》19:11-21）。這印證耶穌所說：走大路的人奔向滅亡（參《太》7:13）。

4. 千禧年（參《啟》20:1-6）是上帝出於愛，給撒但迷惑的世人悔改的機會，好引進身體復活、除滅死亡、給義者申冤（參《林前》15）。

祂會將假先知扔入火湖（參《啟》19:20），將仿冒三一真神的龍/魔鬼/撒但捆綁，關在無底坑中達千年……

我們不必採用系統神學家複雜的神學論述，來解讀千禧年，只要知道，它印證了上帝就是愛（參《約》3:16）。被上帝審判的人，從來沒有冤枉的。

5. 公義的報應，在末世終將完全彰顯。

千禧年後，撒但從監牢中釋放，無知的世人繼續受其迷惑。因此，上帝斷然出手，將古蛇扔進火湖。最後，世人（包括義人）都將在白色大寶座前受審判（《啟》21:7-15）。上帝的公義完全彰顯！

6. 參加羔羊婚筵者，須自備合宜禮服（行義）。

倚靠撒但的淫婦，最後被燒在硫磺火湖裡（參《啟》19:2-3, 21:8），而期望住在新耶路撒冷城的人，就是可以參加羔羊婚筵的新婦（參《啟》21:1-2），則須“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參《啟》19:7-8）。

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在《慷慨的正義：如何靠恩典行出上帝的公義》一書中說得對：“如果一個人心裡明白上帝恩典的意義，他就會伸張正義。”(If a person has grasped the meaning of God's grace in his heart, he will do justice.)

7. 選擇永恆者，即蒙上帝無邊的賞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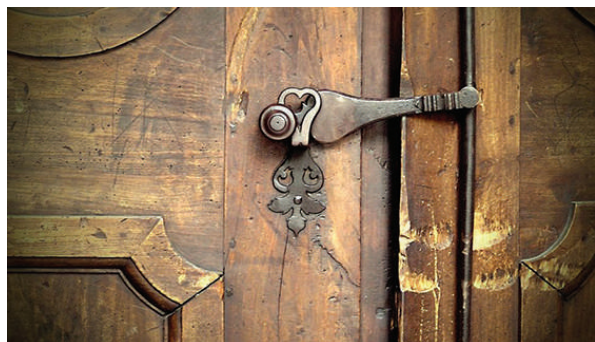
老約翰寫《啟示錄》，目的之一是安慰受逼迫者(參《啟》20:4，“給耶穌作見證、為上帝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如英國女詩人羅塞蒂(C. Rossetti)所說：“刀劍雖然為所欲為，卻不過是將殉道者的靈魂送入榮耀裡。”

黑夜已盡，黎明近在咫尺，新婦可以住在上帝的帳幕遮蓋、有生命水和生命樹供應、沒有黑暗、被主上帝光照並且永遠為王的新城(參《啟》21:3，22:1-5)。

8. 切記不要被世事拉扯，而忘了回家。

寫了《失樂園》後，約翰·米爾頓又寫了《復樂園》，敘述墮落的亞當後裔的出路——耶穌。上帝為愛祂的(也是祂所愛的)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參《林前》2:9)。祂在《創世記》造了伊甸園，在《啟示錄》預備了比伊甸園還要好的新城。

這扣緊了我們這些寄居在世為客旅者的心，“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天上祂為所愛的所預



備的新城(參《來》11:16)。從現在開始隨時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落葉歸根，回天上的家！

前有永恆的甜美


有了這末世雙城的視野，才能體會魯益師在《開往天堂的巴士》所說：

“人若選擇了塵世而非天堂，終將發現塵世一向都只是地獄的一部分；而塵世若被置於天堂之次，則一開始就是天堂本身的一部分。”

“對得救的人而言，不單這山谷，就連他們過去在世的一切都是天堂；而在墮入地獄的人眼中看來，不僅幽冥城裡充滿幽暗，連他們在世的生活也都是地獄……世人以自我為中心，就開始了地獄生活；而蒙恩的人，信上帝以上帝為主，就開始了天堂。”

有了這末世雙城的視野，才能不屈服於“巴比倫”所帶來的困境和逼迫，看淡日光之下那至暫至輕的苦楚——痛苦會過去，新城永恆的甜美在前。

16世紀英格蘭主教胡珀(John Hooper)，因堅持真理而將遭處死殉道。有人希望他三思，苟活強過送命。胡珀回答：“永生更甜美，永死更苦澀。”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上帝，差遣祂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僕人。’‘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啟》22:6-7) 



作者為華神舊約教授、教牧博士科暨宣教博士科主任。

到底有沒有一位良善的上帝？

——與《一千次感謝》面對生命的醜陋、破碎、死亡

文 美歌



感恩，在痛苦之時？

我躺在海邊的沙灘椅上，讀著安·福斯坎普的《一千次感謝》(Ann Voskamp, One Thousand Gifts)。

微涼的海風、沙灘上嬉鬧的孩子、打著節拍的海浪、遠處波光粼粼的海……都值得感恩。安說：“感恩——無論何時，即在此時。喜樂——無論何地，即在此地。”(68)我無比贊同。

手機響了，是哥哥打過來的。他向來很少給我打電話。我心一緊。

“爸今早又吐血了，他恐怕不行了……”哥哥的聲音裡，壓抑著恐懼和悲傷。

我懵了，僵在那裡！原來，人在最痛苦之時，是不會哭泣的。

哥哥的話，就像一個巨大無比的海浪，向我撲來，把我捲入，我感覺窒息。

“還能感恩嗎，是不是有些諷刺？”幾分鐘前，我還看著遠處的海，心生感恩，陶醉在這悠閒、美好的假期中。幾分鐘後，一個巨浪打破了平靜，連眼前的海都變得令人生厭起來。

上帝，我就知道會這樣！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醜陋、破碎、死亡，才是生命的真相。

我掉入了一個深深的漩渦，就如安所說：“我活在一個粗糙世界的險峻之中……我完全失去了視力，世界處處是匱乏。”(30)

生命幕布上的裂縫

匱乏、失去、死亡——當安4歲時，幼小的妹妹被卡車的貨物壓傷，倒在血泊中逝去。多年前，我亦親



眼目睹親愛的爺爺患癌，痛得無以復加、死去活來。而今，70不到的父親，又要撒手人寰……

這世界到底有沒有一位良善的上帝？

安發問，我也發問，世上千千萬萬的人都發問。

很顯然，我們覺得，上帝，如果你在，如果你是良善的，這世界就不可能有死亡——快樂的孩子，美滿無瑕的婚姻，長久、滿足、不畏死亡的日子，這些才是我們生命中理所當然的東西。

然而，這卻不是上帝的邏輯。

我們固執地呆在自己的邏輯裡，因此活得痛苦、焦慮、憤怒，“半死不活的生活，死氣沉沉的日子，蹉跎虛度的年歲，心不在焉的自我保護，不曾清醒的軀體，就這樣喪失了一切全身心感受的能力——正是半死不活的生活，使我們變成了行屍走肉”（52）。

有一天，安決定告別這種行屍走肉的生活。她發覺，感恩是唯一進入豐盛生命的途徑。透過“生命幕布上的那道裂縫、刺破我們世界的那些損失、我們自身的虛空”等，人看見神的良善（42）。

安操練感恩的生命，她羅列了主婦生活中那些平凡而又珍貴的恩典，例如：

晨曦中舊地板上灑落的影子。

烤麵包片上塗得厚厚的果醬。

雲杉樹高處藍松鴉的叫聲。

花店裡草木的芳香。

……

我想：在父親重病之際，我讀到安的文字，是否有特別的意義？死亡，也能看到上帝的良善麼？在死亡面前，何以感恩？

我患了屬靈失憶症

我驚訝於自己的屬靈失憶症是如此嚴重！

2月中旬，父親體內大出血，進了ICU。我拼命呼求，求上帝留著父親的性命——雖然3年前，父親已決志信主，但這3年裡，我們很少見面，更從沒聽他聊起過信仰。我擔心他早已忘記了上帝。我求上帝再給父親機會。

搶救了兩天，父親醒了過來。母親為了安撫在遠方的我，叫我暫時不要回去。我心裡卻似乎有一團火，催促著我要回去：回去，跟你爸爸再講福音！不要怕，只要信！

這是聖靈的催促，我放下一切的糾結，啟程了。

果真，聖靈在爸爸的心裡作工。他的心謙卑而又柔軟，認罪、歸信、跟著我一字一句讀經、禱告，就像個孩子般。我看到上帝的工作。我也百分百地確信，父親得救了！

父親從ICU出來後，身體狀況並不樂觀。肝硬化晚期，各種併發症隨時可能發生。醫生叮囑，一有情況就必須入院治療。

然而父親卻不願再次住院。治療的過程，將他心力、體力耗盡。有好幾個夜晚，他疼得無法入睡。又有3次感染發燒，他冷得直打哆嗦。

他跟母親說，他最希望的，就是安安靜靜地在家裡離開——可是，萬一父親的併發症發作，我們怎麼可能不送他入院治療，反而眼睜睜看著他離開？疾病於患者是痛苦，於陪伴的家人卻更是一種折磨。



一個姐妹打電話給我：“我們一起禱告吧！一年前，我叔叔患了骨癌。他最害怕後期疼痛難忍，於是一直禱告上帝，不要叫他受那些他受不了的苦。上帝真的無比憐憫，叔叔走時平平靜靜的，一點痛苦都沒有，像睡著了一樣。我相信你爸爸，也可以經歷這樣的恩典。”

我禱告爸爸也能得到這般的恩典。可是我仍半信半疑。我患了屬靈失憶症！

沒想到，半個月後，爸爸就被平安地接走了。他果真像睡著了一般，沒有半點痛苦。

表妹溫暖的懷抱

我為何還不能感恩？我意識到，比石頭還硬的，是我的心！

我決意向安學習。她說：“以感謝為祭的行動——即使代價是餅和杯，是癌症和苦難——也是在為顯明上帝最完全的救贖預備道路：上帝最終要救我們脫離痛苦、憤怒與怨恨的生命，脫離使我們與上帝疏遠的所有罪惡。”(79)

在死亡面前，操練感恩，如何？

接到哥哥的電話後，我馬不停蹄，再次趕回家。

表妹來車站接我。她緊緊地擁抱了我。我坐在她的車上哭，她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背：“姐，不怕，我陪著你，我們還有主！”（幾年前她遭遇婚變，信了主。）

到家。爸爸靜靜地躺在裡屋，母親守在旁觀抽泣。二姨陪著她。我就近看爸爸，他面容安詳，真的像睡了一般。“爸……”想到不久前，我還同他說話，如今他卻不在了，眼淚湧了出來。

“你爸走得真好，沒有半點痛苦。他的臉色也好的出奇。”母親一邊哭著，一邊遞給我紙巾。

哥也走了過來，他看上去憔悴，卻很平靜：“妹，別難過了！爸走了是一種解脫！”

“閨女，你爸爸就像睡著了一樣。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平安離去的。這真的是上帝的工作！”鄰居香姨告訴我。上帝的話藉著她的嘴說出，讓我驚訝，也給我安慰。

我們都漸漸平靜下來，一種莫大的平安臨到我們身上。



我在備忘錄寫下

那天，我在備忘錄上記下：爸爸安靜地睡著了。

我終於意識到，我失去了爸爸，他不在了！我需要花時間來消化這失去的痛苦。然而失去也教導我，珍惜身邊每一個人，為最後的一刻做好準備。正如安說：

“我會失去什麼？健康？安逸？希望？最終，我必將失去曾經擁有的一切塵世之物……我會失去誰？答案很確定：我將失去每一個愛過的人。或猝不及防，或自然而然，所有人與人的關係都會隨著失去而終結。對此，我準備好了嗎？”（177）

我再次寫下：失去後懂得珍惜。

連日裡的雨停了，天空一片湛藍。親戚們都感歎，難得的好天氣！空氣中滿是清新的柳丁花香，沁人心脾。稻子還沒有抽穗，滿目的綠色充滿著生命的氣息。


今天是爸爸的出殯日，更是復活節。多麼好的日子——母親和哥哥並不信主，但他們決定了這一天出殯。我深信這不是巧合。

“我領悟到一個以往不曾發現的真理，那就是新的生命總是出自黑暗，不是嗎？上帝從黑暗中創造出萬物生命。豐盛的生命也始於黑暗的骷髏地與墓穴，進入復活日清晨的光輝。”（202）

我在備忘錄寫下：復活節的葬禮。

我就要離開老家了，看著掛在牆上的爸爸的遺像，他微笑著。

“爸爸，再見！我們還會再見的！”我默默地對爸爸說。

我在火車上記下：重逢，滿懷期待與盼望！

參考書目：

安·福斯坎普，《一千次感謝》，（上海：三聯書店，2018）。



作者曾任編輯，現在神學院進修。

“我醉了”——寫在感恩節

文 蝸牛

一通緊急的電話

這週一早晨，陽光格外的好！早餐後，我剛打開電腦，準備瀏覽一下熱點新聞，突然教會的弟兄打來了電話：“你昨天開我的車去教會，是不是把別人的車刮了，交警隊打電話了，需要你過去一趟處理……”

“上帝啊，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我有點懵了。

我的腦子瞬間閃回到前一天：教會門口的停車場臨時關閉，我被迫把車停到不遠處的一個空間較小的停車場，等禮拜結束，妻子和孩子在教會門口等我，我獨自去取車。結果，在停車場出口處有一個直角轉彎，因為另一輛車停得不規範，導致我轉彎的難度大大增加，嘗試了兩次，我才成功地把車開出來。

一定就是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我左轉時，應該碰到了左邊的本田汽車，當時我沒有察覺到異常，所以沒有下車檢查，就直接走了。

後來，本田車主發現自己的車被刮了，找不到肇事人，就報警了。警察通過停車場的監控，鎖定了嫌疑車輛。

這樣一想，我不得不關閉電腦，驅車前往距離60公里外的交通隊——一想到這一天的計劃都要泡湯了，而且因為這場“事故”可能要面臨的經濟賠償，我的心情瞬間跌到了谷底！

事情比我想象的嚴重

一路堵車，好不容易趕到了目的地，負責處理事故的交警和本田車主已經等待多時。



交警領我們看了一下雙方的車輛刮蹭的部位：對方的車頭一角車膜被蹭破了，還有一小塊油漆掉了；我的那輛車沒有掉漆，只有輕微摩擦的痕跡。本田車主說，這是他剛買不久的車，前一段時間剛被人刮到一次，沒有找到肇事車輛，掉的漆還沒來得及補，結果又遇到了我。

確定了是我的責任後，交警就讓我們先協商一下維修的事情。

看著那輛“受傷”的銀色本田，我向車主表示了歉意，並願意承擔維修的費用。可是由於對方已經報警並且立案，無法再通過保險公司理賠，我只能自掏腰包承擔維修費用，這意味著要花費超過原來數倍的錢。

誰讓我自己這麼不小心呢！處理完維修費用的事情後，已到傍晚，我以為此事到此就圓滿結束了，心想就當花錢買了一個教訓吧！

誰知交警卻把我叫過去，告知我涉嫌交通肇事逃逸，駕駛本要被扣留，讓我回去等1個星期，處理結果出來再打電話通知我。我試圖解釋自己不是故意逃逸，卻反被交警訓斥這不能成為理由。

難熬的兩天

我只能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一路上的心情五味雜陳。我想禱告，可是閉上眼睛就想起前一天的細節，內心仍懊惱不已。我怪妻子為什麼沒有和我一起出來，如果她在身邊，我開出來時，她可以幫我監督一下，也不會發生這種事；我怪自己為什麼沒有早一點離開教會，有一位弟兄在我之前離開，他也是從那個停車場出來，我完全可以請他幫忙……

我打開手機，查看肇事逃逸的後果，發現嚴重的處罰是要罰款2000元，還要拘留15天。想著我和交警交談的過程，他們的態度並不友善，也許他們會判定我是故意逃逸的吧！

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已被判刑的人。回到家後，面對妻子的詢問，我假裝鎮定，還開玩笑說：“如果我被拘留了，你可要給我送飯哦！”可當夜深人靜之時，我又忍不住打開網頁，查找各種肇事逃逸的案例。

那兩天，我如坐針氈，我沒有平安，我失去了信心，我不相信上帝在這件事上對我有美好的心意！



上帝提醒：車禍是因為我“醉”了！

如此，一直持續到了週三晚上。那天是教會的線上禱告會，我本不想參加，可是帶領的弟兄在群裡又催了一遍後，我決定先上線聽聽吧。禱告會之前有一段聖經信息分享，沒想到，這天的分享的信息就是上帝為我預備的一堂課！

那天帶領的弟兄分享的是《詩篇》32篇，第1節寫道：“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在談到罪的話題時，帶領的弟兄分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說，福特公司的老工程師威廉·布朗退休後，根據他的平生統計所得，發表了汽車肇禍的主因是由於司機心不在焉，而心不在焉的主因有3個：1、老人醉心於年輕姑娘；2、青年人正在動腦筋怎麼弄錢；3、女人嫉妒別人。這一理論雖然不是來自官方，或者科學的統計，然而卻表達了一個事實：車禍的發生乃在於心靈的不健全。經驗告訴我們，每一次車禍的發生都可能是司機“醉了”，不過所“醉”的不一定是酒。

這個故事像閃電一樣擊中了我的心，我確定帶領的弟兄並不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這是上帝對我說的話——我“醉”了，在發生車禍的那一刻，我確實是心不在焉的！當然，我沒有醉心於哪位年輕女孩，也沒有一直在動腦筋怎麼弄錢，但自從疫情後，我的心常常被各種思慮塞滿了：疫情何時結束？經濟在衰退，我們的未來怎麼辦？孩子的教育要走哪條路？這個月的錢還夠用嗎？明天吃什麼？……

身處於這個失序的世界中，我一直處在焦慮中。我害怕未知的未來，就像我害怕涉嫌肇事逃逸後不確定的結果一樣。雖然我也知道，成為基督徒並不意味著生活會一帆風順，基督徒的生活也常常有風浪；我也知道，上帝透過這些環境，要訓練我們這些跟隨祂的人，但我還是本能地抗拒，我


並不想走到水深之處，我想要一個可以自己掌舵的小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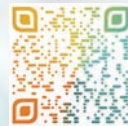
所以，未知就成了我的憂慮，它被放大到讓我忽略了上帝仍在掌管這世界，掌管我的生命，也讓我不能以上帝為滿足，不能為生活中的點滴感恩，讓我不再相信上帝，並試圖自己掌控未來。

然而，這地上哪能找到一個確定的未來呢？前朝的風華正茂已成昨日黃花。只有道成肉身的主，應許給我們一個確定的未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

上帝是真實的，透過這件事，透過這一個晚上的分享，祂告訴我：“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你不可像那無知的騾馬，必用嚼環轡頭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馴服。”（《詩》32:8-9）多少次，我像那無知的騾馬，不肯馴服！經歷這次小小的“車禍”，上帝讓我馴服下來，我需要及時停下來，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生命，審視我和祂的關係。

的確，未來我不能掌控，但我可以在生活的每一處、每一天依靠祂。我開始不再為涉嫌逃逸的事情焦慮，我願意接受最壞的結果，因為上帝的心意是好的！

等了幾天之後，交警終於給我來了電話，讓我去一趟交警大隊。沒想到最終的懲罰結果只是口頭警告，沒有罰款、更不用行政拘留！那一刻，我心裡只想說，上帝，謝謝你！



作者目前從事文字事工。

戰亂廢墟中的青青綠草

——一位重度抑鬱患者對前生今世的感悟

文 范漢威



對於一個病人來說，寫出患病的過程，確實不容易——必須再一次面對過去身心的煎熬和痛苦，還得把情緒和感受轉化成文字，用邏輯和時序的方式表達出來……

然而，我很珍惜這個回憶和表達的機會。這並不是說，我已經爬上了光明的山頂。恰恰相反，我至今仍在幽暗的低谷中前行。我相信，跟我一樣艱難的人多得很。如果我們在低谷中，堅信和依靠上帝，也彼此扶持，我們仍能得見光明。以下是我在病中的3個體悟：

一、疾病可以是靈性覺醒的開始

2019年12月2日，我在高速公路上，因為長時間強大的精神壓力而徹底崩潰。

當時我在駕車，太太和剛滿一歲的孩子坐在後座。車子最終停在快速車道上，我在車內嘶吼咆哮、胡言亂語，擊打任何我能觸碰到的東西，時而大哭，時而大笑，徹底失去了理智和控制力，直到精疲力盡。

1，走到盡頭

平復下來的我知道，我終於走到了盡頭！

長期以來，在父母、師長、同學、上司、同事眼中，

我一直成熟穩重、精明幹練，扛得下責任，做得出事業。這也導致我長期隻身拼搏，奮勇前進。

我雖然不至於有“人定勝天”的天真想法，但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老”的觀念，在我心裡根深蒂固。故而我凡事不求人，單打獨鬥，一方面磨練技能，一方面不落人口舌。這背後驅使我的，不是名利雙收的渴望，而是對失敗、淘汰的恐懼。

在這種心態下，我變得驕傲，而且敵視、不接納、不信任他人。

“上帝屬於軟弱的人”，在信主前，朋友向我傳福音時，我用百分百的驕傲，說出了這句話。

徹底崩潰後，我赫然發現，原來看似強壯的我，最終也是一個虛壯。那強壯可靠的外衣，其實與國王的新衣沒有差別。

2，看清自己

上帝要我看清自己、接納自己。

時光回到2008年，我來到美國，進入倉儲管理。沒有任何體能底子的我，根本無法勝任體力工作，因而連番受傷、受挫。當時的我，以抱怨、苦毒、憤恨和仇視他人，來緩解身心所承受的壓力。

儘管當時我已經信主，但我根本不承認自己軟弱，總有著“我什麼都行”的驕傲，內心還有怕被解雇的恐懼。

之後的十多年，我拉廣告、拉保險、教中文……我還是沒能打心底承認自己需要上帝。

上帝卻沒有放棄我。祂藉著我不斷換工作，讓我學習真實看待自己，過一個不需要逞強和偽裝的生活。我卻一意孤行，在艱難和困苦中持續拼搏，積累被人拒絕和輕看的委屈和辛酸。就這樣過了

十多年，最終患上了重度抑鬱症。

3，不是錯覺

要能看清自己，還要承認自己軟弱，根本不是自然而然會發生的事情。在辛苦中流的每一滴淚水，都是無比真實的。痛就是痛，這從來就不是錯覺。

故此，我不敢說每場疾病都旨在調轉人生。我也不敢衝動、直白、不加思索地勸說別人，說重大疾病就是靈性的轉折、成長的開始，最後還加一句要把握機會、要珍惜。因為，每一場悲歡離合、生離死別，每一次心碎和痛楚中，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見滿滿的愛和恩典。

然而，恩典並不會因為我們看不見，就不存在。愛也不會因為我們感受不到，就沒有。因為上帝就是愛，祂永恆不變。也正是這個愛，給我們這些軟弱的人力量，讓我們不至於絕望。

二、個人患病對於群體有屬靈上的意義

要接受自己患上精神疾病、自主走進醫院求診，絕不是件簡單的事。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弄清楚保險、醫生、藥物、治療過程……或許是拖了時間，我的病況日益嚴重。因為有自殺傾向，最終住進了精神醫院。

1，中止自殺

死亡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毫不可怕。我不需要鼓起勇氣才能邁向死亡。一個重度抑鬱的人，走向死亡可以是很自然的事，沒有恐懼，沒有掙扎，沒有徬徨，沒有牽掛。

當時的我，並不覺得上帝掩面不顧我。我也沒有埋怨上帝。向上帝訴苦和抱怨，是正常人做的事，因為那代表著你和上帝還有交集。而當時的我，

心底沒有一絲慾望，活著和死了並沒有區別。

我想好了要駕車撞死。心思縝密的，甚至計劃好了，必須衝撞穩固的建築，要有足夠撞擊力。在衝撞前必須鬆開安全帶，以確保死亡。

這個過程，在我腦中反覆多次。當一切準備就緒，我開車上路，尋找目標建築物。就在我鎖定了一棟大樓時，腦中閃過一個提示，提醒我有一件待辦事項。下意識裡，我覺得必須把這件事處理完才行。

這個意念驅動了我的工作模式，以及相應的負責態度。我停下車，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到底是哪件事情需要完成。在思索片刻後，仍然沒有答案，但我的思路已經徹底轉向，回不去原來的自殺迴路了。

事後想來，那是上帝在幫助我。雖然當時的我，覺得自己與上帝隔絕了，但就像聖經所說，沒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

2，精神病院

在醫院裡，和我同住的十多位病友，有瞎眼的、肢體殘疾的、沉默不語的、意識不清的、暴力傾向的……我們除了換洗衣物，一無所有。我們之間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沒有謊言、沒有嘲笑，沒有虛偽。我體會了物質的貧乏，也得到了心靈的安慰。如果人與人之間一直都是如此，那該有多好呀！

之後，我被轉到另一間醫院，每天可以回家，但白天必須在醫院接受治療。我的病友有公司高管、小學老師、名校學生、貨運司機、遊樂園保安……各行各業，各個階層都有。我們在一起上課、傾聽、分享、用飯。我們一邊玩著遊戲，一邊說著我們的夢想。

我們不在乎別人的過去，因為在嚴重的疾病面前，豐功偉業不值一提。對方所受的苦，我們打從心底

明白，因為我們都在疾病的折磨和摧殘之下。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快快康復，回到家人身邊！

3，折斷蘆葦

我覺得，這倒像是教會該有的樣子——我們同受罪的折磨，一同期待耶穌的再來。

然而在實際上，很多教會對於抑鬱乃至於心理性疾病患者，總是很難同理，也很難給予援助。教會的弟兄姐妹就算鼓足勇氣，走向病人，也只能以聽來的“道”來勸說對方，並自顧自地說上帝的話大有能力，你必定得到安慰和力量……

這樣的舉動，不只給病人增加了不被理解的委屈，更似有“信心不足”的道德指控。或有甚者，拉著病人說自己的故事、別人的故事，以此開導病人，想為他點一盞明燈。結果是，這就折斷了那壓傷的蘆葦，熄滅了那將殘的燈火。

我因此意識到，我生病的意義，不只在於看清自己的軟弱、學習謙卑的美德，更能讓我的小組、團契、教會，認識心理疾病、感同身受，更能同情、憐憫，更能擺脫偏見，學習給予病人正確的關懷和陪伴。

相信許多家庭當中，也有抑鬱症患者，正在經歷同樣的衝擊和痛苦。我生病的意義，除了自我生命的突破和淬鍊，更與許多家庭同蒙呼召，彼此相顧，激發愛心，互為肢體，成為一身，為上帝所建造。當末後的世代，心理疾病如洪水猛獸般撲來，教會仍舊是地上的燈台。

三、病中活著的意義在當下，更在永恆

當我被醫生宣判，有生之年沒有機會再恢復正常時，有一種很深沉的難過隱隱浮現，那是一種當下沒有落淚，但前方道路一片死寂而漆黑的難過。

1, 改變看法

然而，在幾次與死亡面對面後，我有了不太一樣的感受。如果沒有人可以避免死亡，為什麼人們還會感到懼怕呢？我能想到的唯一答案，是人們視死亡為人的最終結局。

如果死亡就是最終結局，人生就顯得非常短暫，一分一秒都不可浪費——依照世界的標準，必須用在賺錢或享樂上。病痛直接阻礙了我們賺錢或享樂，浪費了我們有限的生命。一場重大的疾病，如果無法在短時間內治癒，那麼人生就會被拖垮，變得毫無意義。

然而，如果死亡不是最終結局，而是永生的無限開展呢？就未來永恆無瑕的生命來說，當下疾病對我們的影響，就極其有限了。而且，有正面的意義。就如我們之前提到的，人經歷疾病，心胸反而會變得更為寬廣，眼界更為開闊，思考更為深邃，憐憫與愛更為充沛。

2, 廢墟綠草

受益的，不僅只一人。我和太太結婚十多年，坦白說，大部分的時間，我都習慣用責任和義務來看待婚姻關係，話題總是柴米油鹽。話不少，卻冷漠。

這次疾病重重地擊打了我們，也重新調整了我們。我看見太太如何在我失控發狂、咆哮怒吼之下，仍然不離不棄，堅忍信靠。

她的愛，彷彿是在戰亂廢墟的瓦礫石堆中，滋生出的青青綠草，讓人看到希望，看到上帝的愛。我又如何不對她心生憐惜，充滿感激？我們並肩作戰，生命的共融、恩典的湧流，才正要開始。

我不滿4歲的可愛的孩子，看盡父親的軟弱疲乏。雖然他還不明白，為何爸爸會常常生病倒下，一

但倒下就什麼事都做不了，但年幼的他，努力學習接受一個不完美的爸爸，並且知道，爸爸並不強壯，他很需要耶穌。這種對父親的包容和接納、關懷和安慰，這種信仰的傳承，讓我充滿感恩！

3, 聚焦眾人

生病的意義，絕不僅僅是等待上帝的醫治、以此見證上帝的大能。

如果我們只將盼望放在個人，要按照自己的時間得醫治，我們會失望。即使能成，我們的信心也就僅止於此。如果我們聚焦於眾人——因病痛而連結，因深深體會人的軟弱，而一起呼求上帝，等候上帝的慈愛、公義、聖潔與我們同在，或許我們就不容易失去盼望。

如果我們的眼光只有今生，那麼得醫治的程度和時間，就至關重要。如果我們放眼永恆，那麼無論疾病如何，都只是暫時的，因為當耶穌再來的時候，一切終將更新。

疾病雖兇惡，卻無法阻攔上帝給我們生命的祝福，無法阻攔上帝濃烈的愛，和奇妙的恩典。這恩典不只給病患一人，更是給家庭、團契、教會，讓人學習依信心見永恆，盼望那永恆榮耀的來到。

我們心裡若有那永不滅的盼望，相信這在當下和永恆都是無比美好的。©cm



作者目前任職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致老么的遺書

文 傲潔

心肌梗塞又來襲，我十分惶恐——萬一我有個“萬一”，長期賴我照顧、有身心障礙的大兒子，該怎麼辦？

願得如許善終

近日接獲某位學弟的噩耗，壯年有成的他於睡夢中安詳辭世，留下多本文壇經典。聞訊不捨之餘，欣羨不已。假如我能如此蒙主寵召，該多幸運！

高齡90歲的知名電視佈道家，查爾斯·史丹利牧師（Charles Stanley, 1932-2023），於2023年4月安息主懷。一覺睡醒即與耶穌面對面；如許善終，美麗動人。這是天父為他忠心事主的一生，劃下完美句點啊！

聽聞不少人於睡夢中急性心肌梗死。十幾年前，我的摯友於夢中撒手人寰。當時年方39歲，死因也是急性心肌梗塞，毫無預警，令親友傷痛萬分。

我想像：“萬一我蒙主恩寵，一覺醒來，便與耶穌手牽手漫步天堂樂園，多美好呀！”然而，生命的長短是屬耶和華上帝的隱秘事，我無法預知。我能做的，是為障能兒子負責，預先將“後事”交代清楚。

倘若我有個“萬一”，誰能接手照顧生活無法完全自理的大兒子？

最佳人選，當然是自幼與他感情甚篤的弟弟。老么是我家唯一健康的孩子：早熟、聰穎、懂事，善解人意，更樂於助人。他小時候就承諾，要一生照顧哥哥，至今心意不變。

因此，在遺願（遺囑）中，我表明由老么承繼我微薄的存款，並代理大兒子個人的社會福利金。在我離世之後，由他全權照顧哥哥。

託付老么“後事”

近日翻閱舊文件，發現小兒子2022年暑假實習時，簽下的遺願書，內容是“萬一”他於實習期內不幸身故，一切薪酬全數歸媽媽所有。他用工整筆跡，在受益人欄，寫下我的全名。

我瞬即熱淚滿襟。眼前湧過幕幕往事。翌日，我端坐電腦前，細細寫下給老么的遺願函（遺書）。

我親愛的兒子：

曾幾何時，“Leave me alone!”（別煩我）成了你對我殷殷關詢的日常回應，令我感到無比孤獨！我深知你嫌我煩，厭倦我無止盡的嘮嘮叨叨。你卻不知，我還停留在往昔與你的親密時光，不肯遠離。那時候，我對你的百問總是不厭，你對我的絮聒多半是從。

當你長成體格魁梧的俊美少男，展現出獨立思想與個性，逐漸與我拉開距離，命我不要打攪你時，我感到好陌生！我深嘆與你關係緊密的日子逝而不返了！

雙手扶持家人

打從4歲起，你已察覺哥哥需要照顧。我無法忘懷，你在渡假村的自助餐廳，兩隻小手顫巍巍、將兩杯果汁拿到餐桌上，一杯給自己，一杯給哥哥。

每逢哥哥手指無力拆開薯片包裝，你用小手輕輕一撕，哥哥即刻搶過整包薯片，自顧自地吃……

你年齒漸長，這雙手敏捷行走在黑白琴鍵上，演奏出無數動聽樂章。家庭風暴的幾年間，同一雙手替代爸爸，扛起家中重活。

面對幾近崩裂的家，你心痛欲絕。你把自己關在房間，用耳機塞住耳朵，拼命地彈琴。我聽著十指於琴鍵間急速的疾奔，不敢騷擾你。幾回夜闌人靜，那聲響似一道急流，緩不下來。我聽著聽著，沉沉睡去，夢見你在偌大的跑場上奮力飛奔，最後倒下來……

天父的保護傘

17歲那年，你與女同學譜起第一首戀歌。猶記得你神秘兮兮地告訴我：“我交了女朋友。”我喜出望外。你愕然問我：“媽媽，您為何那麼高興？我還怕你怪我太早戀愛呢！”我暗忖：“你是交女朋友，不是男朋友！我當然高興囉！”

每次你和女友約會，我有些提醒的話，本能地湧上口邊。然而我欲言又止，只能回到耶穌跟前，跪地懇祈，求主幫助你們守住分寸，切勿越界。

被你那句“Leave me alone”撞擊過無數回之後，我逐漸學會放手，不過份干涉你的事。我只時刻為你禱告，求天父成為你的保護傘。

初戀的甘甜溢滿你心，療治著家庭風暴帶給你的創傷。我感激恩主，適時為你譜奏了戀曲。

疫情封城令下，你們這對小情人，終日視訊陪伴，讀書溫習，相看兩不厭，驅散了孤獨。

當父親的心轉向、回歸家庭，你也到了離家之時。你選擇與女友到同一處大學城求學。你對感情生活無限憧憬，哪知情變如驟雨般打下來——女友以對你“沒感覺”為由，移情別戀去了。

分手當日，你打視訊給我，嚎啕大哭，說：“媽媽，我好想在您身邊，緊緊抱住您！”我心如刀割，急切想問清楚：“發生什麼事？”你卻拼命搖頭遏止我。我只好叮囑同在大學城求學的你的姐姐幫助你。

何不放手一博？

失戀害你不見天日。我心痛之下，請教過來人：“如何走出情傷？”又上網搜索：“女方以‘沒感覺’為由提出分手，是什麼意思？”……

我以勸慰者之姿，嚐試開導你。你不領情，對我嗤之以鼻，更冷嘲熱諷，叫我“別管”！

兒子，媽媽當時很傷心，哭不出眼淚。幸好，有姐姐陪伴你。她熟識英國女孩熱戀退潮的心理，明白所謂“沒感覺”是無解之題，安慰你別因此失去自信心。是姐姐真心誠意的開解、鼓勵及精神扶持，你才慢慢振作起來。

現在回想，不禁怪自己失責，沒有為你把天父的保護傘撐好，反而越了界限，碰觸你的痛。我既已為你恆切禱告，何不全心信靠天父，相信祂終必領你走出情傷呢？

我們家的風暴，豈不因祂出手而止息麼？想你長大成人，我要“放手一博”，讓你在人生路上跌倒，使你從中學會負自己的責任，學會依靠天父、跟隨祂的引導。畢竟，你人生的真正導師是聖靈，不是我。

如今，家庭風暴雨過天晴，你的情傷也事過境遷。你專注投入教會生活，與一群來自新加坡的華人留學生彼此扶持，有美好的團契。你勤讀聖經，渴慕更多認識上帝，願意討祂喜悅地待人處世。

有人向你提起前女友，你聳肩笑笑，一幅“舊事已過”的模樣兒。我恍然：自己與Z世代隔著一道鴻溝。你們的事，自有你們解決的方式。我這上世紀的母親，何需插手干預！

推開人間權威

最近，我讀了亨利·克勞德 (Henry Cloud) 寫的《改變帶來醫治》(Changes That Heal)。書中提及“青少年是推翻人與上帝之間阻礙的時期”，強調長大成熟“需要推開父母好像上帝一般的權威角色，上帝才能做我們的父母”。

作者引用了《路加福音》2:49。12歲的耶穌，獨自留在聖殿。約瑟和馬利亞四處找祂。對此，祂的回應是：“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在迦拿婚宴上，祂亦如此回應母親：“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2:4）這些都說明，“耶穌長大了，祂把對父母的忠誠轉向上帝”。

我幡然醒悟：你的青春叛逆，是天父給我改掉嘮叨碎念習性的最後一次機會！

在通往成人的路上，你踩過身心劇變、思想混亂、交友挫折、學業壓力……父母的權威在你心裡搖搖欲墜。你要尋找真實的自我。困惑、憤懣、迷茫、焦慮等種種負面情緒，是要催促你更專心依靠上帝，與祂建立堅固、深厚的父子關係，更催促你將你的忠誠、順服，全然獻給為你捨命的主基督，一生一世跟隨祂。

為此，媽媽必須讓位，做你忠心的守望者，為你祈禱，求天父親自帶領你。

執筆至此，你突然來電，告訴我：“今天的考試很好，謝謝媽媽的禱告。”我又驚又喜，感覺與你心有靈犀！陪你走過了青春風暴，終於嚐到“流淚撒種，必歡呼收割”的佳美果實。

20歲的你，依然最先跟我分享一切喜與憂，媽媽仍是你人際關係裡的第一優先。我更加珍惜與你相處的時光，趁自己尚未下降到第二優先，好好享受這份失而復得的甜蜜母子情。

連心無懼風浪

手執你的實習遺願書，我熱淚盈眶！原來你如此愛我！

我兒，媽媽願勇敢地放開你，讓耶穌牽過你經年為家人奉獻的手，一步一步走出祂對你的生命計劃。

你有位同屬電腦資訊系的優秀學長，信了耶穌後，獻身讀神學，立志畢生傳道。起初我惋惜：“大好人才，何不在社會幹一番大事？”如今我明白，正因“大好人才”，才選擇“上好的福分”。欣見你熱心追求真理，我心想：“天父會否託付你‘上好的福分’呢？”如果會，我不阻攔！

媽媽的這封中文信，或許你可以通過“網上自動翻譯”，讀懂八成。然而我相信，你能百分之百讀懂我的心，正如我懂你的心。我倆母子連心，走過無數風浪。今後，願你高高撐起天父的保護傘，牽著哥哥，在風雨中與主同行。我會在天家，等候你們弟兄倆凱旋歸來。

永遠深愛著你、以你為榮的

母親親筆



作者畢業於神學院，參與大陸及臺灣本土宣教事工。曾任基督教報社主編。現居英國，為自由撰稿人。

雜誌索閱單/奉獻單 Magazine Request / Donation Contribution Form

先生Mr. 女士Ms.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Last Name) (M) (First Name)

地址Mailing Address : _____

(City) (State) (Zip code) (Country)

電話Tel : _____ 電子郵件Email : _____

若以上是新地址，請附舊地址於下： _____

※我願索閱 (新訂戶 續訂戶)

《OC海外校園》雜誌 紙刊份數 _____

《OC學目》雜誌 紙刊份數 _____

《OC橄欖家書》每月電郵發送

因應時代的需要，我們在新媒體（如官網、微信、臉書、電郵等）定期發送文章，方便讀者轉發，並將新媒體中精彩、不受時空影響的好文，收集在全彩精華版裡，讓讀者保存。

雜誌屬非賣品，所需經費（人事、行政、編輯、印刷、寄發）主要來自基督徒的奉獻。每份雜誌全年建議奉獻：美國30美元，其他國家40美元。歡迎您按心中的感動、索取的份數奉獻，也盼能填寫您的電郵地址，方便我們與您聯繫。

※我願為下列事工奉獻

經常費 \$ _____ 福音事工 \$ _____

造就事工 \$ _____ 網絡教學事工 \$ _____

其它事工 (_____) \$ _____

同工生活費 (為 _____) \$ _____

OCM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allocate funds to where the ministries are most needed.

※奉獻方式 (美國地區可獲免稅收據)

網上奉獻 oc.org/donation

美金支票 (抬頭請寫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非美元貨幣支票、電匯或其它方式奉獻，請洽財務部 (fin7@oc.org)。

信用卡 (Visa or MasterCard only)

卡號Card Number : _____

持卡人Card Holder : _____

到期日Expiration Date : _____ / _____ (Month/Year)

簽名Signature : _____

信用卡地址Bil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Tel : _____ 金額Amount : US\$ _____

一次性 按月 按季 按年; 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

歐陸代理處 Overseas Campus (聯絡人: 張申華姊妹 Mrs. Shen Hua Zhang)

郵件地址: Anna-Maria-Junius-Str. 108, 96047 Bamberg, Germany

電話: 049-951-6030913 電郵: xieyou168@yahoo.com

歐陸奉獻: 請上網oc.org/donation或電郵order@oc.org

加拿大代理處 CCEF (加拿大校園福音團契)

Suite 718, 5863 Leslie St, Toronto, ON M2H 1J8, Canada 電話: (416) 496-8623

紐西蘭代理處 Overseas Campus New Zealand

P. O. Box 26249, Epsom, Auckland 1344, New Zealand 電話: 64-02-1836573

澳洲代理處 OCCC Hua En Tang Western Church

(墨爾本海外華人基督教會西區華恩堂) Attn: Jean Zhang

P. O. Box 6375 West Footscray Victoria 3012 Australia 電話: (61) 422-383-798

[海外校園機構]網站一覽表

海外校園機構

www.oc.org

www.facebook.com/www.oc.org

引領當代中國人歸主·培育神國的人才。

《OC海外校園》雜誌

yzd.oc.org

www.facebook.com/ocm.oc.org

用心靈行走 與生命對話

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家園

《OC學目》雜誌

behold.oc.org

www.facebook.com/behold.oc.org

t.me/OCbehold

舉目望天 舉目望田

OC橄欖社區

ococho.me.info

小組 資源 生態

建造教會領袖

BuildingChineseChurchLeaders.org

www.facebook.com/BCLChinese

以聖經為本·具有實踐性的教會領袖訓練材料。

愛學網

Class.ai-xue.net

優質的網路神學課程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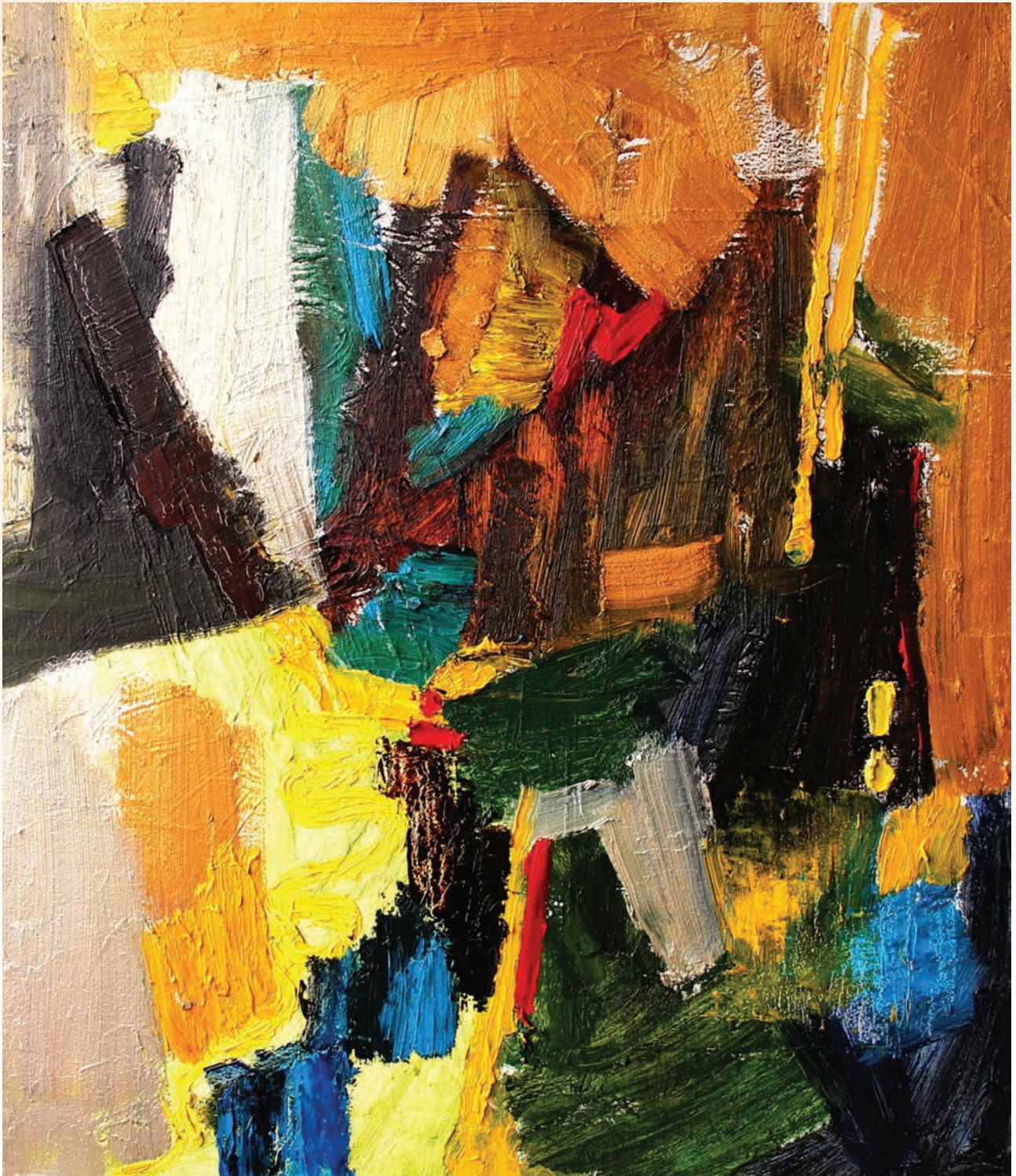
電話: (310) 328-8200

電郵: order@oc.org (雜誌索閱)

投稿: editorial@oc.org

夕陽下的木屋

拙岩/畫，2013年，布面油畫，80 x 90



他們在世上是異鄉人，是客旅……

現在他們所嚮往的，是一個更美的、在天上的家鄉。(《來》11：13-16。聖經新譯本)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 (310) 328-8200 Fax: 328-8207 Email: info@oc.org



跟隨基督

以上帝為中心的世界觀，
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NONPROFIT ORGANIZATION
U.S. POSTAGE
PAID
TORRANCE, CA
PERMIT NO. 346

舉目 BEHOLD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電話: (310) 328-8200 傳真: 328-8207 電郵: info@oc.org

舉目網址: Behold.oc.org

舉目臉書: www.facebook.com/behold.oc.org



《舉目》臉書



《舉目》官網



“JUMU聚牧”微信
jumu-2021



《舉目》電報